

《5.4 版第 7 辑 1》--8.7 第 219 坛 起诵仪

请佛发愿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香赞

(一遍)

炉香乍爇. 法界蒙薰. 诸佛海会悉遥闻.
随处结祥云. 诚意方殷. 诸佛现全身.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訶萨 (三称)

开经偈

(一遍)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讽诵经时 当愿众生：
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

(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大乘密嚴經卷上

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試鴻臚卿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賜紫贈司空諡大
鑑正號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 詔譯

密嚴道場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薄伽梵住於超越欲色無色等想，於一切法自在無礙，神足力通之所遊戲密嚴世界，而此世界非彼外道聲聞緣覺所行之境，與諸修習勝瑜伽者十億佛刹微塵數等菩薩摩訶薩俱。其名曰：摧一切外道異論菩薩摩訶薩、大慧菩薩摩訶薩、一切佛法如實見菩薩摩訶薩、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得大勢菩薩摩訶薩神通王菩薩摩訶薩、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金剛藏菩薩摩訶薩、解脫月菩薩摩訶薩、持進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皆超三界心意識境智成身，轉於所依成就如幻，首楞嚴法雲三摩地，無量諸佛手灌其頂，處離三有蓮華宮。

爾時如來、應、正遍知從現法樂住自覺聖智甚深境界微妙奮迅無量眾色之所現顯三摩地起，出帝雷光妙莊嚴殿，與諸菩薩入於無垢月藏殿中，昇密嚴場師子之座。世尊坐已觀察四方，從眉間珠髻光明莊嚴出於無量百千淨光，圍繞交映成光明網。是光網流照之時，一切佛刹莊嚴之相分明顯現，如一佛刹，餘諸佛土嚴飾細妙同於微塵。密嚴世界超諸佛國，遠離星宿及日月，如無為性不同微塵。此密嚴中佛及佛子，并餘世界來此會者，皆如涅槃及以虛空非擇滅性。

爾時世尊現彼世界佛及菩薩威神功德勝妙事已，復以佛眼遍視十方諸菩薩眾，告一切佛法如實見菩薩摩訶薩言：「如實見！今此世界名曰密嚴，是中菩薩悉於欲色無色無想有情之處，以三摩地力生智慧火，焚燒色貪及以無明，轉所依止得意成身，神足力通以為嚴飾，無竅隙無骨體，猶如日月摩尼電光、帝弓珊瑚紇利多羅、黃金瞻蔔孔雀花月鏡中之像。如是色身住於諸地修無漏因，由三摩地而得自在，十無盡願及以迴向，獲殊勝身來密嚴刹。」

爾時一切佛法如實見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偏袒右肩稽首佛足，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於今者欲有所問，惟願如來、應、正遍知哀許為說。」佛告如實見言：「善哉善哉！恣汝所問，當為汝說令汝心喜。」

爾時一切佛法如實見菩薩摩訶薩承佛開許，即白佛言：「世尊！唯此佛刹超越欲色無色及以無想有情界耶？」佛言：「善男子！從此上方過百億佛刹，有梵音佛土、娑羅樹王佛土、星宿王佛土，過如是佛土復有無量百千佛刹，廣博崇麗菩薩眾會之所莊嚴。彼中諸佛咸為菩薩，說現法樂住自覺聖智，遠離分別實際真如，大涅槃界究竟之法。是故當知此界外有如是等無量佛刹。如實見！匪唯汝今於佛國土菩薩眾會心生限量請問如來，有此菩薩摩訶薩名曰持進，曾於佛所生限量心，便以神通昇于上方，過百千俱胝乃至殑伽沙等諸佛世界，不能一見如來之頂。心生希有，知佛菩薩不可思議。還至娑訶世界名稱大城，來於我所悔謝已過，讚佛功德無量無邊，猶如虛空住自證境來密嚴刹。」

爾時會中金剛藏菩薩摩訶薩，善能演說諸地之相，微妙決定盡其源底，從座而起，偏袒右肩頂禮佛足，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於如來、應、正遍知欲少諮問，唯願哀愍為我宣說。」佛言：「金剛藏！汝於我所欲有問，如來、應、正等覺隨汝所疑為汝開演。」

爾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承佛許已，而白佛言：「世尊！佛者是何句義？所覺是何？唯願世尊說勝義境示法性佛，令過去未來現在修菩薩行者，於諸色相積集之見，及餘外道異論執著行分別境，起微塵、勝自在性、時方、虛空、我意，根境和合如是諸見。復有計者，無明愛業眼色與眼，是時復有觸及作意，如是等法而為因緣、等無間緣、增上緣、所緣緣和合生識執著行者，起有無等種種惡覺於我法中。復有諸人於蘊有情墮空性見。為斷如是妄分別覺，唯願世尊說離五種識所知相，能於諸法最自在者佛大菩提所覺知義，令得聞者如其了悟所知五種而成正覺。」

爾時佛告金剛藏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金剛藏！十地自在超分別境有大聰慧，能欲顯是法性佛種最勝瑜祇。匪唯汝今於佛菩提所覺之義生希有念請問於我，有賢幻等無量佛子咸於此義生希有心，種種思擇而求佛體：『如來者是何句義？為色是如來耶？異色是如來耶？』如是於蘊界處諸行之中，內外循求不見如來，皆是所作滅壞法故。蘊中無如來，乃至分析至於極微皆悉不見。所以者何？以妙智慧定意諦觀無所見故、蘊麤鄙故、如來者常法身故。善哉佛子！汝能善入甚深法界。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金剛藏菩薩摩訶薩唯然受教。

佛言：「善男子！三摩地勝自在金剛藏如來，非蘊亦非異蘊、非依蘊非不依蘊、非生非滅、非智非所知、非根非境。何以故？蘊處界諸根境等皆鄙陋故，不應內外而見如來。且色無覺知、無有思慮、生已必滅，同於草木瓦礫之類，微塵積成如來聚沫。受以二法和合而生，猶如水泡瓶衣等想，亦二和合因緣所生猶如陽焰。譬如盛熱地氣蒸涌，照已日光如水波浪，諸鳥獸等為渴所逼，遠而望之生真水解。想亦如是，無有體性虛妄不實，分別智者如有性見各別體相名字可得，定者審觀猶如兔角石女兒等但有假名，如夢中色唯想妄見覺悟非有，無明夢中見男女等種種之色，成於正覺即無所見。行如芭蕉中無堅實，離於身境即無體性。識如幻事虛偽不實，譬如幻師若幻師弟子，依草木瓦礫示現色像，幻作於人及諸象馬，種種形相具足莊嚴，愚幻貪求非明智者。識亦如是依餘而住，遍計分別能取所取二種執生，若自了知即皆轉滅，是故無體同於幻士。金剛藏！如來常住恒不變易，是修念佛觀行之境名如來藏。猶如虛空不可壞滅，名涅槃界亦名法界。過現未來諸佛世尊皆隨順此而宣說故，若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此性常住，名法住性、法界性、法尼夜摩性。金剛藏！以何義故名尼夜摩？遠離後有一切過故。又此三摩地能決定除後有諸惡，以如是故名尼夜摩。若有住此三摩地者，於諸有情心無顧戀，證於實際及以涅槃，猶如熱鐵投諸冷水棄於有情，故諸菩薩捨而不證。所以者何？捨大精進大悲諸度，斷于佛種趣聲聞乘，行於外道邪見之逕。猶如老象溺在淤泥，為三摩地泥所沈沒。味定境界亦復如是，退

轉一切諸佛法門，不得入於究竟之慧，是故菩薩捨而不證近住而已。以究竟慧入佛法身，覺悟如來廣大威德，當成正覺轉妙法輪，智境眾色而為資用，入如來定遊涅槃境。一切如來令從定起，漸次加行超第八地，善巧決擇乃至法雲，受用如來廣大威德，入於諸佛內證之地，與無功用道三摩地相應，遍遊十方不動本處，而恒依止密嚴佛刹。金剛自在具大變化，示現佛土而成自在，轉於所依智三摩地，及意成身力通具足，行步威德猶如鵝王。譬如明月影遍眾水，佛亦如是，隨諸有情普現色相，於諸眾會所益不空，復令當詣密嚴佛刹。如其性欲而漸開誘，為說一切欲界天王、自在菩薩清淨摩尼寶藏宮殿諸安樂處，乃至諸地次第，從一佛刹至一佛刹，示現富樂功德莊嚴，盡於未來隨機應現。猶如成就持明仙等，及諸靈仙宮殿之神，與人行止而不可見。如來變化所為事畢，住於真身隱而不現亦復如是。」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根蘊如蛇聚，	境界緣所觸，
無明愛業生，	熏習縛難解。
心心所惡覺，	纏繞如蟠龍，
怒毒因之與，	焔如炎盛火。
諸修觀行者，	常應如是觀，
捨諸蘊法故，	一心而不懈。
如於虛空中，	無樹而有影，
風衢及馬跡，	此見悉為難。
於能造所造，	色及非色中，
欲求見如來，	其難亦如是。
真如實際等，	及諸佛體性，
內證之所行，	非諸語言境。
涅槃名為佛，	佛亦名涅槃，
離能所分別，	云何而可見？
碎末於金礦，	礦中不見金，
智者巧融鍊，	真金方乃顯。
分割於諸色，	乃至為極微，

及析求諸蘊，
佛體不可見，
定者觀如來，
苦樂等眾事，
是故不應說，
有三摩地佛，
一切世勝佛，
如是五種佛，
如來藏具有，
是故佛非無，
超越於三界，
如來微妙剎，
定慧互相資，
遊於密嚴剎，
密嚴中之人，
超越剎那壞，
世尊定中勝，
得於如夢觀，
眾謂佛化身，
佛常密嚴住，
住真而正受，
如月在虛空，
如摩尼眾影，
如來住正定，
譬如形與像，
如是勝丈夫，
非極微勝性，
亦非餘緣等，
如來以因緣，
隨世之所應，
遊戲三摩地，

若一若異性，
亦非無有佛。
勝相三十二，
施作皆明顯，
如來定是無。
善根善巧佛，
及正等覺佛，
所餘皆變化。
三十二勝相，
定者能觀見。
無量諸佛國，
淨佛子充滿。
以成堅固性，
思惟佛威德。
一切同佛相，
常遊三摩地。
眾相以莊嚴，
顯現於諸法。
從於兜率降，
像現從其國。
隨緣眾像生，
影監於諸水，
色合而明現，
現影亦復然。
非一亦非異，
成於諸事業。
非時非自在，
而作於世間。
莊嚴其果體，
種種皆明現，
內外無不為。

山川及林野，
眾星與日月，
如是諸世間，
復置於掌內，
佛於定自在，
無能作世間，
愚翳無智者，
著於有無論，
或言壞一切，
如是諸人等，
佛是遍三有，
觀世如乾城，
亦如夢中色，
屈伸等作業，
佛於方便智，
譬如工巧匠，
亦如海船師，
無邊最寂妙，
利根者能證，
是修行定者，
一切定慧人，
佛體最清淨，
遠於能所覺，
妙智相應心，
諸相妄所境，
能斷諸煩惱，
無動及所動，
微妙諸天俱，
眾仙及外道，
於彼不驚喜，
由瑜伽本淨，

朋友諸眷屬，
皎鏡而垂像。
身中盡苞納，
散擲如芥子。
牟尼最勝尊，
惟佛之所化。
惡覺惑所縛，
見我及非我。
或言於少分，
常自害其身。
觀行之大師，
所作眾事業，
渴鹿見陽焰，
風繩而進退。
自在而知見，
善守於機發，
執柁而搖動。
具足勝丈夫，
鈍根者遠離。
妙定之所依，
明了心中住。
非有亦非無，
及離於根量。
殊勝之境界，
離相是如來。
於定無所染，
住於無染路。
乾闥脩羅等，
讚歎常供養，
心無所動搖。
是故超彼岸，

以化佛現跡，
佛非彼此現，
住於圓應智，
異類諸外道，
種種眾智法，
悉是諸如來，
現國王朝會，
山林修道處，
十方眾寶藏，
悉是天中天，
三界善巧慧，
所作方便業，
持鬘為群品，
戲笑眾善巧，
或現降兜率，
歌舞交歡娛，
或現如魔王，
執世之所繩，
雖放一切眾，
常在密嚴中，
此大牟尼境，
如人患翳目，
如世觀於幻，
天中天境界，
由見殊勝故，
那羅伊舍梵，
童子劫比羅，
或亂彼境界，
當來苦行仙，
習氣覆心故，
善哉金剛藏！

為天人亦業。
猶如於日月，
離欲現人間。
隨宜悉調伏，
王論四吠陀，
定力而持說。
及諸國法令，
悉皆佛示化。
出生清淨寶，
自在威神故。
種種諸才智，
因佛而成就。
業行者示因，
常說歌詠論；
天女眾圍繞，
日夜常遊集；
寶冠以嚴首，
與奪而招放。
現為明智者，
寂然無動作。
凡愚妄分別，
如鹿見陽焰，
夢中諸所取。
佛子悉具真，
如從於夢覺。
珊那單妙喜，
首迦等亦想，
不見正瑜伽。
過去及現在，
悉亦不能了。
普行諸地中，

復以佛威神，	而居密嚴土。
此之金剛藏，	示現入等持，
正定者境界，	由此相應故。
或有妄分別，	勝性與微塵，
如工匠製物，	種種相差別。
生唯是法生，	滅亦唯法滅，
妄計一切物，	細塵能造作。
譬如燈顯物，	因能了於果，
初無所得相，	後壞亦復然。
非於過去中，	有體而可得，
未來亦如是，	離緣無有性。
一一諸緣內，	遍求無有體，
亦見有無性，	亦無無有見。
分別微細我，	有情瓶衣等，
邪宗壞正道，	三百有六十，
往來生死中，	無有涅槃法。」

大乘密嚴經入密嚴微妙身生品第二

爾時一切佛法如實見菩薩摩訶薩，無量威力世中自在寶瓔珞莊嚴其身，從座而起，右膝著地，白金剛藏而作是言：「尊者善能通達三乘世間，心得無違現法樂住內證之智，為大定師於定自在，能隨順說諸地之相，常在一切佛國土中，為諸上首演深妙法。是故我今勸請佛子，說諸聖者不隨他行現法樂住內證之境。今我及諸菩薩摩訶薩眾得見斯法，安樂修行趣於佛地，獲意成身及言說身，自在力通皆得具足，轉所依止不住實際，猶如眾色真多摩尼，現諸色像能於諸趣天王宮殿，及一切佛密嚴國中說密嚴行。」

爾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以偈答曰：

「善哉天人主，	菩薩中殊勝，
請說入密嚴，	無我之法性，
應覺分別境，	心之所取相。
若捨於分別，	即見世分別，

了於世所緣，
我今為開演，
熱時見陽焰，
能相所相因，
能覺生所覺，
離彼則無此，
無心亦無境，
但依於一心，
能知所知法，
所知心既無，
心為法自性，
八地得清淨，
覺慧為十地，
法身得無盡，
究竟如虛空，
無盡無所壞，
恒在不思議，
譬如瓶破已，
瓦破微塵顯，
如是因有為，
如火燒薪盡，
證如得轉依，
住於不動智，
無生現眾色，
能斷一切見，
相續流注斷，
能盡一切見，
諸惑皆已滅，
能淨一切見，
世間種種法，
非由擊壞無，
即得三摩地。
仁主應諦聽。
世間相亦然，
而無妄分別。
所覺依能現，
如光影相隨。
能所量俱無，
如是而分別。
唯心量所有，
能知不可得。
有性所擾濁，
九地獲靜慮，
灌頂證如來。
是佛之境界，
心識亦如是，
眾德已莊嚴，
諸佛密嚴土。
瓦體而顯現，
析塵成極微，
而成無漏法。
復於餘處然，
遠離於分別，
密嚴中顯現。
不住諸世間，
歸依此無我。
無壞亦無生，
歸依此無我。
寂靜不思議，
歸依此無我。
本來無我性，
乃喻之所顯。

如火燒薪已，	於中自息滅，
觀察於三有，	無我智亦然，
是名現法樂，	內證之境界。
依此入諸地，	淨除無始惡，
捨離世所依，	出世而安住，
其心轉清淨，	恒居密嚴土。」

爾時如實見菩薩摩訶薩及諸王等，向金剛藏咸作是言：「我等今者皆欲歸依，唯願示我歸依之處。」

於是金剛藏菩薩摩訶薩以偈答曰：

「佛體非有無，	已焚燒蘊樹，
超勝魔王眾，	而住密嚴國，
所覺淨無垢，	仁主可歸依。
遠離於覺量，	證於無所有，
密嚴諸定者，	仁主可歸依。
淨勝密嚴刹，	眾聖所依處，
觀行者充滿，	應歸於密嚴。
當觀於世間，	如盡有高下，
夢中見美色，	石女急誕生，
亦如乾闥城，	火輪空中髮，
如種種幻形，	人馬花菓樹，
幻歸所變化，	一切悉非真。
如奔電浮雲，	皆為而非實，
如匠作瓶等，	由分別所成。
仁主應諦聽，	世間諸有情，
習氣常覆心，	生種種戲論。
末那與意識，	并餘識相續，
五法及三性，	二種之無我，
恒共而相應，	如風擊瀑水，
轉起諸識浪，	浪生流不停。
賴耶亦如是，	無始諸習氣，

猶如彼瀑水，
而起諸識浪，
八種流注心，
或隨緣頓起，
取境亦復然，
心轉於舍宅，
樹枝葉花菓，
於如是等處，
多分能頓現，
若時於夢中，
及想念初生，
算數與眾物，
觀於異文彩，
於如是境界，
或有時頓生，
心性本清淨，
是如來妙藏，
意生從藏識，
識六種或多，
賴耶與能熏，
染淨諸種子，
佛種性亦然，
如海水常住，
賴耶亦復然，
修有下中上，
金剛藏復言：
見聞覺悟者，
十方一切國，
汝已從我聞，
若人聞法已，
或作人中王，
為境風所動，
恒無斷絕時。
雖無若干體，
或時而漸生，
漸頓而差別。
日月與星宿，
山林及軍眾，
皆能漸頓生，
或漸起差別。
見昔所更境，
乃至於老死，
尋思於句義，
受諸好飲食。
漸次能了知，
而能取之者。
不可得思議，
如金處於礦，
餘六亦復然。
差別於三界，
及餘心法等，
雖同住無染。
定非定常淨，
波潮而轉移。
隨諸地差別，
捨染而明顯。」
「如實見菩薩！
自性如實慧，
諸王眾會中，
隨應廣為說。
漸淨阿賴耶，
轉輪四天下，

或復為帝釋，
乃至化樂宮，
或王色界處，
無想有情中，
證真而不住，
於諸定自在，
一心求密嚴，
至於密嚴已，
轉依獲安樂，
無量諸佛子，
為法自在王，
非如外道說，
壞應同有為，
十業上中下，
最上生密嚴，
得解脫智慧，
云何說涅槃，
涅槃若滅壞，
有情若有終，
應有非生法，
無有非有情，
有情界既盡，
是則無能覺，
妄計解脫者，
如燈滅薪盡，
彼證解脫性，
於解脫妙樂，
遍處及靜慮，
逆順而入出，
於彼不退還，
了達於法相，

兜率蘇焰等，
欲界自在主，
或生無色天，
靜慮受安樂，
猶如師子吼，
法喜以相應，
不染著三界。
漸次而開覺，
寂靜常安住。
圍遶以莊嚴，
眾中之最上。
壞滅為涅槃，
無有復生過。
三乘以出生，
地地轉昇進，
如來微妙身。
是滅壞之法？
有情有終盡。
是亦有初際，
而始作有情，
而生有情界。
佛無所知法，
亦無有涅槃。
而說於解脫，
亦如芭蕉種。
是壞有成無，
遠離不能說。
無色無想定，
力通皆自在，
亦不恒沈沒，
諸地得善巧，

如是而莊嚴，
若言解脫性，
斯人住諸有，
既壞三和合，
眼色內外緣，
世間內外法，
如是等眾義，
若知唯識現，
分別不現前，
爾時所緣離，
捨於世間中，
轉依離龜重，
十種意成身，
作三界之王，
色心及心所，
於內外世間，
如是諸智者，
名相與分別，
牟尼三摩地，
應當往密嚴，
若壞三和合，
不固於自宗，
惡習分別者，
譬喻不成立，
彼五悉成過，
著喻及似喻，
如是虛妄執，
捨離於自宗，
初際等諸見，
大王應當知，
如輪而運轉，
當來密嚴刹。
壞有以成無，
畢竟不能出。
因等四種緣，
和合所生識，
互力以相生，
一切皆違反。
離於心所得，
亦不住其性。
寂然心正受，
所取能取見。
智慧不思議，
眾妙為嚴好，
而生於密嚴。
所相應無為，
諦觀無別異，
來於密嚴國。
正智及如如，
體性皆平等，
佛所稱讚土。
及以四種緣，
同諸妄分別。
彼之五種論，
諸義皆相違。
惑亂覺智眼，
顛倒不顛倒。
一切於此壞，
依止他宗法，
皆從滅壞生。
有情在三界，
初際不可得。

如來以悲願，	普應諸有緣，
如淨月光明，	無處不周遍。
隨彼先業類，	應機而說法，
若壞於涅槃，	佛有何功利？
增上有三種，	解脫亦復然，
四諦及神足，	念處無礙解，
四緣無色住，	根力及神通，
覺支諸地等，	有為無為法，
乃至眾聖人，	皆依識而有。
苦法忍法智，	苦類忍類智，
集智四亦然，	滅道亦如是，
如是十六種，	名之為現觀。
學人數有十，	第八七返有，
家家一往來，	一間而滅度，
中槃與生般，	有行及無行，
上流於處處，	然後般涅槃。
如是一切種，	諸智之品位，
修行觀行者，	下中上不同。
菩薩增上修，	功德最殊勝，
十一與十二，	及以於十六。
此諸修定者，	復漸滅於心，
所盡非是心，	亦非心共住。
未來心未至，	未至故非有，
心緣不和合，	非此非彼生。
第四禪無心，	有因不能害，
有因謂諸識，	意識及五種。
妄想不覺知，	流轉如波浪，
定者觀賴耶，	離能所分別，
微妙無所有，	轉依而不壞，
住密嚴佛刹，	顯現如月輪。
密嚴諸智者，	與佛常共俱，

恒遊定境中，
難思觀行境，
王應常修習，
欲界有六天，
無色及無想，
若生密嚴國，
欲求密嚴土，
法智及類智，
苦集滅道智，
仁主汝所生，
月王與甘蔗，
雖於彼族中，
當求密嚴國，
如羊被牽拽，
末那在身中，
亦如幻樹影，
如王戲園苑，
意及於意識，
此法無自性，
藏識一切種，
如彼摩尼珠，
雖住有情身，
是決定種性，
名從於相生，
以諸形相故，
分別由二因，
第七末那識，
諸根意緣會，
與心所相應，
王智常觀察，
從於如是因，
一味無差別。
定力之所生，
相應微妙定。
梵摩復十二，
一切諸地中，
於彼為天主。
應修十種智，
他心世俗智，
盡智無生智。
捨軍恒羅族，
種姓而平等，
汝族最殊勝。
勿懷疑退心，
喘懼而前却。
似幻鹿而住，
河中之葦荻。
運動身支分，
心心法共俱，
猶雲聚非實。
習氣所纏覆，
隨緣現眾色。
如鵝王無垢，
亦為大涅槃。
相從因緣起，
而起於分別。
外想心習氣，
應知亦復然。
發生於五識，
住身如宮室。
一切諸世間，
而生彼諸果，

真如非異此，
與理相應心，
此即是諸法，
亦為妄所計，
諸法性常空，
如幻亦如夢，
陽焰與毛輪，
種種諸形相，
如是執著生，
根境意和合，
與心無別異，
資於互因力，
善證自覺智，
是即說圓成，
佛及諸佛子，
若人證斯法，
唱言我生盡，
所作無不成，
解脫一切苦，
熏習皆已焚，
生法二無我，
無始來積集，
無邊眾過患，
譬如熱鐵團，
如是解脫者，
入於無漏界，
此土最微妙，
唯佛與菩薩，
三摩地現前，
欲生斯刹者，
復為諸有緣，

諸法互相生。
明了能觀見，
究竟圓成性，
一切法不生。
非無亦非有，
及乾闥婆城，
煙雲等眾物，
名句及文身，
成於遍計性。
熏習成於種，
諸識由此生，
是謂依他起。
現於法樂住，
眾聖之境界，
證此名聖人。
即見於實際，
梵行亦已立，
不受於後有，
斷滅於動搖。
劫盡猶不轉，
照見悉皆空。
種種諸戲論，
一切皆已除。
熱去鐵無損，
惑盡得清涼，
密嚴之妙國。
非餘者所及，
清淨之所居，
以此而為食。
善習勝瑜伽，
分別廣開示。

名本從相生，
從相生分別，
根境瓶衣等，
分別從此生，
若動若非動，
皆因癡暗生，
短長等諸色，
甘苦堅滑等，
所有諸善惡，
乃至於涅槃，
念念常遷轉，
末那緣藏識，
如蛇有二頭，
染意亦如是，
能為我事業，
復與意識俱，
於身生煖觸，
飲食與衣裳，
騰躍或歌舞，
持諸有情身，
如火輪垂髮，
不了唯自心，
身相器世間，
無力不堅固，
分別無所依，
譬如鏡中像，
愚夫此迷惑，
仁主應當知，
於斯遠離處，
持進等菩薩，
尋聲與遍觀，

相復從緣起，
不契圓成性。
假法共和合，
了知而別異。
一切諸世間，
愚冥以為體。
音聲與香界，
意識因所緣。
有為無為法，
斯為智之境，
皆因識以生。
如磁石吸鐵，
各別為其業。
執取阿賴耶，
增長於我所，
為因而轉謝。
運動作諸業，
隨物而受用。
種種自嬉遊，
皆由意功力。
乾闥婆之城，
妄起諸分別。
如動鞦韆勢，
分別亦復然，
但行於自境。
識種動而見，
非諸明智者。
此三皆識現，
是即圓成實。
及聖目乾連，
百千萬億刹，

種種寶嚴飾，
於彼微妙境，
極樂妙喜剎，
一切諸世尊，
謂無有終始，
本昔佛所居，
豐樂非執受，
自利及利他，
不於欲界中，
要往密嚴土，
俱胝諸世尊，
先從於此國，
正定常相應，
遍於諸國土，
隨諸眾生類，
十地花嚴等，
勝鬘及餘經，
如是密嚴經，
仁主及諸王，
欲色無色界，
如來迥已超，
此土諸宮殿，
是一切如來，
佛及諸菩薩，
世尊恒住禪，
依自難思定，
色相無有邊，
極樂莊嚴國，
諸修觀行者，
或見天中天，
瞻蔔雌黃色，
綺麗無等雙，
密嚴最殊勝。
下方俱胝國，
皆讚如斯土，
威德化自然。
超出於三界，
寂靜自無為，
功業悉成滿。
成佛作佛事，
證於無上覺。
欲中施佛事，
化為無量億。
神通以遊戲，
如月無不見，
所應而化益。
大樹與神通，
皆從此經出，
一切經中勝，
宜應盡恭敬。
無想等天宮，
而依密嚴住。
如蓮被眾飾，
淨智之妙相，
常在於其中。
寂靜最無上，
現於眾妙色，
非餘所能見。
世尊無量壽，
色相皆亦然。
赫奕含眾彩，
真金明月光，

孔雀頸如蓮，
虹電珊瑚色，
或著芻摩衣，
或處蓮華上，
或見諸菩薩，
金剛帝青寶，
或見輪幢文，
或見光麗色，
或以須彌山，
或持大海水，
或現作人王，
輔佐皆恭敬，
或現密嚴場，
說於自證境，
或說得轉依，
自在三摩地，
或現境不染，
以智燒見薪，
譬如膏炷盡，
或示修諸度，
持戒苦行等，
極樂莊嚴國，
微妙金色身，
彼眾之境界，
若比於密嚴，
極樂界中人，
牟尼勝自在，
種種寶樹林，
金沙布其地，
淨妙之寶蓮，
如是殊勝境，

相思子之聚，
或現清羸身，
或寢草茅等，
猶如千日光；
頂飾盤龍髻，
莊嚴為寶冠；
魚商佉等相，
如蜬而挖空；
置之於掌內，
安於牛跡中；
冕服當軒宇，
共宣於國化；
寂靜修定者，
光佛所知法；
心慧皆解脫，
如幻無礙身；
斷諸取著業，
不受於諸有。
燈滅而涅槃，
大會施無遮，
種種諸儀則。
人非胎藏生，
光明淨圓滿。
皆悉具瑜伽，
百分不及一。
自然隨念食，
定為甘露味，
遊憩於其下，
顯現殊勝刹，
開敷功德水，
不可得為喻。

彼皆蓮華生，
善修三摩地，
專精迴向者，
眾相以莊嚴，
金剛藏說已，
或如於指節，
或細如毫端，
或現善逝身，
眾色及餘類，
各隨其所宜，
或說於菩薩，
五法三自性，
得於如幻定，
自在諸神通，
住於不退轉，
入於佛地中，
永離餘變易，
或說於菩薩，
猶夢像水月，
得首楞嚴定，
十無盡願圓，
據妙蓮華座，
無量諸佛子，
或說諸菩薩，
遍遊於十方，
是諸菩薩等，
出入常自在，
譬如天神仙，
依彼妙高住，
地行諸有情，
如是諸菩薩，
恭敬無量壽，
愛樂佛功德，
悉皆生彼國，
皎鏡無塵垢。」
自現於己身，
或復如芥子，
百分之一分。
聲聞與緣覺，
乃至種種形，
而說於諸法。
入諸地了知，
八識二無我，
隨意所成身，
十力四無畏，
得淨之所依，
無漏之蘊界，
寂然而常住。
善妙而遊履，
瑜祇所行道，
十種如幻身，
證成等正覺，
相好甚端嚴，
恭敬而圍繞。
願力現眾形，
歷事恒沙佛，
其身甚微妙，
不住有無中。
及諸健達縛，
或處於虛空，
對之而不見。
現形亦復然，

非修觀行人，
或說諸菩薩，
處處現受生，
或說諸菩薩，
自在轉所依，
無量有情處，
身雖種種殊，
猶如於地水，
或說諸菩薩，
憐愍諸有情，
踰跼受窮獨，
下賤與形殘，
如蜂處舶上，
沿泝而往來，
為說非我法，
令其知滅壞，
或說於諸佛，
明見眾有情，
為分別苦逼，
妄取種種相，
心恒被縲紲，
溺生死海中，
貧賤而孤露，
譬如大海中，
諸佛及菩薩，
普憐諸有情，
隨其若干類，
說施戒等門，
無能觀之者。
得於勝靜慮，
示入無餘界。
能以於定力，
不住真實際，
隨現差別身，
其心一平等，
亦如於日月。
常以大悲心，
輪迴處生死，
貧病眾苦煎，
安之不憂惱，
飄然大海中，
須臾數萬里，
生死速無常，
剎那暫不住。
及以諸菩薩，
醉在於渴愛，
於無於法中，
計著能所取，
不能得解脫，
馳蕩無休息，
往來無所依，
蛛蝥網難住。
如彼住船者，
運出生死難，
為現差別身，
種種諸勝行。

大乘密嚴經卷上

大乘密嚴經卷中

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試鴻臚卿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賜紫贈司空諡大
鑑正號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 詔譯

入密嚴微妙身生品之餘

爾時大會中有普賢眾色大威德菩薩摩訶薩，與其同類持世菩薩摩訶薩、持進菩薩摩訶薩、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神通王菩薩摩訶薩、得大勢菩薩摩訶薩、解脫月菩薩摩訶薩、金剛臍菩薩摩訶薩、大樹緊那羅王菩薩摩訶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等，乃至摩尼大寶藏殿無量諸天。復有密嚴土中諸瑜祇眾，與彼無量俱胝佛剎來聽法者，聞說密嚴甚深功德，於法恭敬定得轉依，恒居此土不生餘處，咸共悲愍未來世中一切有情，普欲等慈為作饒益，各共瞻仰金剛藏菩薩摩訶薩，一心同聲以偈問曰：

「尊者具辯才，	唯願見開示，
世間諸色像，	其誰之所作？
為如工造瓶，	泥輪以埏埴？
為如奏樂者，	擊動所成音？
為如一物體，	有三種自性，
謂已成未成，	咸在於一物？
云何種種色，	一物而建立？
為兜率所作？	夜摩所作耶？
他化自在作？	大樹緊那羅？
善見天所作？	色究竟天耶？
螺髻梵王作？	無色天作耶？
一切天主作？	自然所作耶？
變化之所作？	諸佛所作耶？
為餘世界中，	佛子之所作？
是諸作眾色，	惑亂而建立，
所起於惑亂，	如鹿見陽焰。
譬如於瓶處，	為德之所依，
一切諸世間，	能住於處者，

非德者屬德，	非德依德者，
展轉和合故，	眾德所集成。
諸色唯惑亂，	為亦有住耶？
為梵王所作？	那羅延作耶？
雄猛及勝論、	數論自作耶？
勝性之所作？	自在自然耶？
時無明所生？	愛業所作耶？
天仙及世定，	皆悉懷疑惑。
為先無有體，	猶如於幻夢，
亦如熱時焰，	及乾闥婆城？
無始妄分別，	隨彼彼相續，
起能耶所耶，	如蛇有二頭，
亦如起屍行，	木人機所轉，
空中見垂髮，	及旋火輪耶？」

爾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告普賢眾色大威德菩薩摩訶薩及餘大眾，而說偈言：

「世間眾色像，	不從作者生，
亦如劫比羅，	因陀羅等作，
亦非祠祭果，	亦非圍陀教，
彼有多因種，	修行常不住；
亦復非無有，	能持世間因，
謂第八丈夫，	是名為藏識。
由此成眾色，	如轉輪眾瓶，
如油遍在麻，	鹽中有鹹味，
如無常遍色，	丈夫識亦然，
如香在沈麝，	及光居日月，
遠離能所作，	及以有無宗，
亦離於一異，	一切外道過，
非智所尋求，	不可得分別。
定心解脫者，	自覺之所證，
若離阿賴耶，	即無有餘識。

譬如海波浪，
海靜波去來，
譬如修定者，
神通自在人，
觀行者能見，
如是流轉識，
佛及諸佛子，
藏識持於世，
如輪與車合，
陶師運輪杖，
藏識與諸界，
內外識世間，
譬如眾星象，
風力之所持，
如空中鳥跡，
若離於虛空，
藏識亦如是，
如海起波濤，
丈夫識亦爾，
譬如水中月，
與水不相雜，
藏識亦如是，
如目有童子，
賴耶住於身，
遍持壽煖識，
業用曾不停，
身者眾色成，
如陶師不依，
世間妄分別，
不了角非有，
分析至極微，

與海雖不異，
亦不可言一。
內定清淨心，
所有諸通慧，
非餘之所了。
依彼藏識住，
定者常觀見。
如以線貫珠，
業風之所轉。
器成隨所用，
共力無不成，
彌給悉周遍。
布列在虛空，
運行常不息。
求之莫能見，
飛翔不可得，
不離自他身。
如空含萬象，
蘊藏諸習氣。
及以諸蓮華，
不為水所著。
習氣莫能染，
眼終不自見。
攝藏諸種子，
如雲覆世間，
有情莫能見。
又能作諸色，
以泥成眾器。
見牛等有角，
因言兔角無，
求角無所有。

要待於有法，
有法本自無，
若有若無法，
有無二法中，
若離於所覺，
譬如旋火輪，
皆因少所見，
若離於所因，
名相互相繫，
一切諸分別，
有情流轉故，
無始時積集，
戲論而熏習，
能取及所取，
瓶衣等諸相，
一切唯有覺，
能覺所覺性，
愚夫不除斷，
賴耶及七識，
猶如海波浪，
洄復而騰轉，
識浪亦如是，
種種諸分別，
如地無分別，
藏識亦復然，
如人以己手，
亦如象以鼻，
復似諸嬰孩，
是知識分別，
是心之境界，
久修觀行者，

而起於無見，
無見何所待？
展轉互相因，
不應起分別，
能覺即不生。
翳幻乾城等，
而生是諸覺，
此覺即無有。
習氣無有邊，
與意而俱起，
圓成則不證。
沈迷諸妄境，
生於種種心。
有情心自性，
見實不可得。
所覺義皆無，
自然如是轉，
習氣心迷惑。
有時而頓生，
風緣之所動，
無有斷絕時。
境界風所擊，
自內而執取。
庶物依以生，
眾境之依處。
還自捫其身，
取水自霑灑，
以口含其指，
現境還自緣。
普遍於三有，
而能善通達，

內外諸世間，
爾時金剛藏，
默然而止住，
微妙普遍定，
見無量佛子，
即從禪定起，
欲色與無色，
如是光明中，
悉見無量佛，
種種微妙色，
隨其所愛樂，
皆使彼佛子，
欣然相顧視。
「密嚴妙無垢，
觀行者勝處，
我等聞名字，
各從其所住，
色盡螺髻梵，
希慕此密嚴，
同心而共聚，
「我等今云何，
天王若往彼，
爾時螺髻梵，
遽即與同行，
梵王先覺悟，
「彼勝觀行境，
欲色自在者，
非空處識處，
并餘外道宗，
云何作善巧，
或以天中天，
一切唯心現。」
說是妙法已，
思惟於法界，
則入諸佛境，
當修住密嚴。
放光而普照，
及無想天宮，
復現諸佛刹，
相好妙端嚴，
皆從佛身出。
世間作利益，
稱讚密嚴名，
復作如是說：
能除一切罪，
其土最殊妙。
心生大喜悅，
俱來詣密嚴。」
及與淨居天，
佛子所生處，
咸請梵王言：
得至密嚴土？
我等當營從。」
聞諸天眾言，
中路迷所適。
以慧審觀察：
何階而可至？
非彼所能詣，
及與非非想，
邪定者能往，
得至於密嚴？
威神力加護，

能令至亟行，
螺髻梵發聲，
見佛滿空界，
告彼梵王言：
如來密嚴刹，
非想尚難階，
梵王從諸佛，
退還於本處，
時淨居諸天，
「螺髻梵天主，
當知密嚴土，
自非如幻定，
此會聞天眾，
生於奇特心，
「我等皆樂聞，
爾時金剛藏，
「如來所說法，
自覺之聖智，
非深觀行人，
時持進夜摩，
異口同音言：
神通與曼殊、
及餘修定者，
諸天持明仙，
同心而勸請：
如是勸請已，
梵王承佛力，
復白金剛藏，
「今此諸大會，
悉是尊弟子，
皆於尊者處，
得會密嚴宮。」
即時盡歸命，
威光而熾然，
「汝當還本殿；
是觀行之境，
色者何能往？」
聞如是告已，
尋至梵天宮。
各各相共議：
威神不能往，
勝妙難思議，
誰能詣斯刹？」
稱讚功德聲，
乃白金剛藏：
唯垂演深法。」
即告大眾言：
誰能盡敷演？
境界不思議，
云何可開示？」
自在諸佛子，
「唯願速宣說。」
慈氏緊那王，
咸皆作是請。
空中奏眾樂，
「唯垂為宣說。」
各坐於勝座。
還來此會中，
作於如是問：
嚴飾未曾有，
聰慧無等倫，
渴仰而求法。

我今猶未知，
憍臘與勝墮，
為是少年馬？
甘蔗種之子，
欲色無色中，
為是菩薩行，
乃至修羅明，
唯願如是事，
我等及天人，
爾時解脫月、
大勢觀自在、
寶髻與天冠、
及寶手大士，
皆從俱胝剎，
咸請金剛藏：
過去及未來，
仁於佛親受，
此眾皆樂聞，
定王金剛藏，
「如來所說法，
唯除佛菩薩，
我今至心禮，
摩尼寶藏殿，
我以敬心說，
能令紹佛種，
此非諸王論，
但示於密嚴，
正定者境界，
如來微妙智，
是故非我力，
但以佛威神，
所問為何等？
及頂生輪王，
為是古仙傳？
千弓持國王，
人天等之法，
獨覺及聲聞？
星象等眾論，
次第而演說。
一心咸聽受。」
持世虛空藏、
總持自在王、
金剛手寂慧，
并諸最勝子，
來坐蓮花宮，
「唯願大慧說，
牟尼清淨智。
明了心不疑，
願尊時演說。」
普告大眾言：
非我具能演，
威神之所護。
自在清淨宮，
佛及諸佛子。
如來清淨智，
汝等應諦聽。
及輪王軌儀，
如來之種性，
諸佛之勝事。
離於能所覺，
能演此甚深；
從佛而聽受。

此智甚微妙，
佛在密巖中，
遠離諸言說，
若有若無等，
是名最清淨，
密巖諸定者，
離著而轉依，
時諸佛子眾，
頭面禮雙足，
「我等受樂法，
如遊蜂念蜜。
唯願正宣說，
於定得自在，
及諸剎土王，
咸欲聞如來，
皆願聽尊者，
如來所悅可，
演說殊勝義，
金剛藏告言：
真實甚希有，
如空中無物，
如來所說義，
空中風鳥跡，
牟尼演妙理，
世間之事喻，
諸佛所宣說，
令我之所見，
此會有觀行，
通達真實義，
云何為是人，
然今所開演，

是三摩地花，
正受而開演；
及以一切見，
如是四種邊，
中道之妙理。
於此能觀察，
速入如來地。」
從尊聞是語，
恭敬而白言：
如渴人思飲，
瑜伽自在尊，
令諸菩薩眾，
智慧大威德；
深解觀行者，
所說甚深法，
微妙梵帝聲，
深遠善巧聲，
悉令得明了。」
「如來所說義，
離相難可見；
見影為希有，
希有亦復然。
其形不可見，
難見亦復然。
智者能明了，
譬喻不能知，
如夢乾城等。
具大智慧者，
無不皆明了，
說佛難思境？
憑佛威神力，

一切最勝子，
如來妙言說，
超越心境界，
猶如蜂採花，
是諸後至者，
勝牟尼亦然，
我則飲其餘，
天中天境界，
實非意測量，
示同人形色，
現於勝妙宮，
圓光及輪輻，
照曜於宮殿，
諸佛四時中，
而於一切處，
純善少減時，
隨彼之意樂，
業用無暫停，
此之清淨處，
濁亂少減時，
譬如淨滿月，
佛以一切身，
如來淨智境，
或現大自在，
或現迦毘羅，
或現圍陀者，
童天及尸棄，
或現緊那羅，
及諸國王等，
或作大醫王，
金剛等眾寶，

至心應諦聽。
句義皆相應，
遠離於譬喻。
先者取精粹，
皆悉味其餘。
先得妙法味，
今為眾宣說。
增悅諸明智，
言象可能表。
相好以嚴身，
寶冠以為飾，
種種皆成就，
能除外道憍。
恒依密嚴住，
現生及涅槃。
惡生及濁亂，
利益諸有情，
常住密嚴刹，
瑜祇安樂宮。
顯示如來相，
影遍於眾水。
隨宜而應化，
觀行者皆見。
或現那羅延，
住空而說法；
常行及妙喜，
羅護都牟廬；
甘蔗月種姓，
一切所瞻奉；
示現於眾人，
銅鐵及諸礦，

明珠與鉛錫，
隨彼諸有情，
由佛加持力，
天女及龍女，
欲界自在者，
超勝欲境界，
空處及識處，
非想非非想，
無想諸定者，
非安非清淨，
有身者所生，
密嚴微妙土，
解脫知見人，
具十種自在，
皆以成意身，
修行於十地，
一切相好花，
遠離於分別，
無有我意根，
施等諸功德，
得佛勝所依，
此土最微妙，
佛及諸菩薩，
密嚴中眾聖，
無有晝夜時，
殊勝密嚴宮，
最上瑜伽者，
了知一切法，
善說阿賴耶，
其身轉清淨，
紅碧二頗梨，
愛樂而顯現，
令彼悉安樂。
乾闥婆之女，
不能動其心。
及勝色界色，
無所有之處，
於彼不迷惑，
未離於惑纏，
流轉於諸有，
非如密嚴國。
清淨福為嚴，
最勝之依處。
六通三摩地，
如佛於彼現。
檀等波羅蜜，
常以為嚴飾。
亦非無覺了，
惠根常悅樂。
淨業悉圓滿，
密嚴之淨國。
不假日月明，
清淨光恒照。
其光逾聚日，
亦無老死患。
諸天所希慕，
地地而進修，
皆以心為性。
三性法無我，
而生密嚴國。」

大乘密嚴經胎藏生品第三

爾時金剛藏，
復告螺髻梵：
一切有情身，
有為相遷動，
精血共和合，
為無量諸業，
如毒樹所生，
貪瞋等煩惱，
九月或十月，
既從胎藏出，
天主應當知，
皆由業力故，
或自人中來，
非天與羅刹，
或以持明族，
或於瑜祇中，
輪王之貴族，
如是既生已，
隨親近宿習，
由斯業大故，
若有諸智者，
離文字分別，
得證真實理，
上上最清淨，
能遍俱胝刹，
天主如是生，
是名為丈夫，
亦名天中天，
天主應當知，
非從自性生，
以皆因相有，

菩薩摩訶薩，
「天主應當知，
九物以為性，
能造所造俱，
增長於不淨，
之所常覆纏，
扶疎而蓊鬱，
增長亦如是。
生於滿足時，
顛危受諸苦。
此諸有情類，
驅馳運動生。
或以傍生趣，
龍及於諸鬼，
天趣之勝身，
退失三摩地，
而來生此中。
諸根遂增長，
復造于諸業，
輪迴諸趣中。
聞法得覺悟，
入三解脫門，
清淨之殊勝，
即往於密嚴，
隨宜而應現。
永脫諸險趣，
亦名為智者，
佛子眾圍繞。
胎藏身虛偽，
非從癡愛業；
了達滅無餘，

亦離於分別，
能如斯觀者，
若諸修定人，
即便為聲色，
不能得堅固，
以斯邪定縛，
若有勝瑜祇，
遠離能所取，
是名真實修，
欲生密嚴土，
及以於文字，
即往密嚴場。
住定攀緣境，
誑惑生取著，
亦名散動心，
流轉生三界。
善住三摩地，
寂然心不生，
無相觀行者，
常應如是觀。」

大乘密嚴經自作境界品第四

爾時金剛藏，
復告螺髻梵：
八種九種心，
能生諸世間，
由彼流轉故，
無明所變異，
世間及根境，
能生及所生，
梵世至非想，
唯有天中天，
有情及無情，
皆如於瓶等，
天主應當知，
遷流而速疾，
諸仙及外道，
以言互相縛，
於此生滅識，
假使一千歲，
行施得梵天，
或四月苦行，
菩薩摩訶薩，
「天主應當知，
常與無明轉，
皆心心法現。
諸識與諸根，
本心堅不動。
皆從十二支，
剎那而滅壞。
亦從於因緣，
能離作所作。
動與不動法，
滅壞以為性。
諸識甚微細，
是佛之境界。
假稱是牟尼，
而貪種種色，
悉皆不能知。
思惟四吠陀，
還當有退落。
祠祭所獲果，

或修異類壇，
或修三趣法，
得果還有退，
三德果繫屬，
唯以智解脫，
定者證斯境，
是故大梵天，
密嚴中之人，
一切有情識，
諸業無染著，
如蓮不著水，
日月無雲翳，
速修是觀行，
沐之淨戒流，
由修勝戒智，
天主應當知，
眾法所合成，
眼色等因緣，
猶火因薪熾，
境轉隨妄心，
如乾城陽焰，
中無能造物，
復如乾城人，
眾生身亦爾，
亦如夢中見，
妄見蘊等法，
四大微塵眾，
世間可持物，
譬如風疾緣，
起屍無作者，
汝等諸佛子，

事火所求福，
宰羊以祈禱，
梵王何不悟？
不堅如芭蕉，
得生密嚴土。
方能往彼宮，
應當善修習。
無生死眷屬，
不斷亦不壞，
亦無染熏習，
猶空不染塵，
瑜伽者亦爾。
如來所攝持，
飲以智慧液，
生死得解脫。
有情蘊處界，
悉皆無所有。
而得生於識，
識起亦復然。
猶鐵逐磁石，
愚渴之所取，
但隨心變異，
往來皆不實。
進止悉非真，
寤後即非有，
覺已本寂然。
離心無所得，
孰非四大成。
或現見諸境，
世間法亦然。
應當善觀察，

世間諸動植，
瓶衣等妄想，
苦樂等諸受，
眾行如芭蕉，
是識如幻事，
於彼三界中，
皆同於夢境，
亦如幻化事，
但誑於愚夫，
佛子覺此法，
慧火焚諸患，
世間皆無相，
無相為吉祥，
心境界非真，
遠離於眾相，
無相遍一切，
色聲等眾相，
一切諸根境，
由慧得解脫，
時寶髻菩薩，
向於金剛藏，
「遍諸俱胝剎，
成就最妙智，
於無量悉檀，
今在修行眾，
覺察有情身，
以妙音演暢，
應當為眾會，
似非似等因，
令此諸智者，
捨於諸蘊因，
猶如水聚沫，
不實如陽焰，
方之水上泡，
中無有堅實，
虛偽悉非真。
動與不動法，
迷心之所現，
及乾闥婆城，
初無有真實。
其心無所畏，
即生密嚴國。
相為所繫縛，
相及心境界，
真為慧境界，
慈悲之所行，
三界皆清淨。
名為三界法，
有情之縛因，
安樂而自在。」
坐殊妙之座，
而作如是言：
尊者為上首，
了達所知法，
皆已得明見。
能淨於彼疑，
一切之本起，
窮劫不能盡。
說離諸逆順，
及以真實法，
心淨無有疑，
不久得解脫。

蘊因法非法，
智則能脫苦，
有情心所起，
作意等眾緣，
迅疾其奔電，
無明及愛業，
諸法意先導，
法與意相應，
譬如摩尼寶，
如是之妙義，
如眾色摩尼，
仁者瑜祇中，
具足如來像，
佛子眾圍繞，
爾時金剛藏，
於法自在者，
「密嚴微妙土，
亦是大涅槃，
亦是妙智境，
修諸觀行者，
不斷亦不境，
水亦不能濡，
非如瓶等體，
非似不似因，
立宗及諸分，
以宗及以因，
密嚴微妙刹，
超於分別心，
如來密嚴刹，
非微塵自性，
非大自在作，

生此身後身，
受則為堅縛。
由色及以明，
馳散於諸境，
難可得覺知，
以之而濁亂。
意速意殊勝，
皆以意為性，
顯現於眾彩。
佛子何不說？
隨色而顯現。
照耀亦如是，
恒住自在宮，
隨宜應為說。」
菩薩摩訶薩，
復告大眾言：
是最勝寂靜，
解脫淨法界，
及以大神通，
所依之妙刹。
常住無變易，
風亦不能燥，
勤勇成而壞，
二種所成立。
皆是不定法，
各執差別故。
體是轉依識，
非妄情境界。
無終亦無始，
非由於樂欲，
非無明愛業，

但由無功用，
出欲色無色，
密嚴微妙土，
非諸因明者，
非由於勝性，
及吠陀等宗，
乃至資糧位，
唯是於如來，
仁者今諦聽，
為業及非業，
令修勝定者，
內外一切物，
有情心二性，
心體有二門，
凡夫性迷惑，
如瓶現色相，
羸定及諸仙，
捨於真實理，
是心有二性，
如目而有翳，
空中無毛輪，
但從病翳眼，
虛妄計著者，
廣現諸嚴飾，
一切諸有情，
內外種種事，
此密嚴妙定，
若有修行者，
或生欲自在，
乃至無相宮，
空識無所有，

妙智之所生，
超無想暗網。
是阿若悉檀，
所量之境界，
自在與聲論，
之所能開顯，
智慧不能了，
及十地智境。
愚夫迷世間，
我今演此義，
獲得於安樂。
所見唯自心，
能取及所取。
即心見眾物，
於自不能了。
無體唯自心，
於此義惑亂，
而行分別路。
如鏡像月影，
妄見於毛輪。
應無珠瓔珞，
若斯而顯現，
不覺恒執取，
種種梵等相。
及與瓶衣等，
皆悉從心起。
非餘之所有，
生於眾福地，
或於色界天，
色究竟天處，
非想非非想，

種種諸宮殿，
不久得生彼，
眾佛子圍繞，
汝應修此定，
親屬常繫縛，
男女意惑亂，
如蟲生自泥，
九月或十月，
時至出胎已，
從此而長大，
我觀諸有情，
父母無有數，
於諸世間中，
譬如彼石女，
生已方歡樂，
悲哀不自勝；
不見有其子，
又夢遊山川，
一切諸境界，
彼此互相見，
運轉與屈伸，
及從於睡覺，
亦如多欲者，
顏貌甚端嚴，
種種恣歡樂，
一切諸世間，
王位及營從，
但誑於愚夫，
汝於三摩地，
無量諸聲聞，
住山間樹下，

漸次除貪欲，
密嚴觀行宮，
自在而遊戲。
如何著親屬，
輪迴生死因。
精血共和合，
此中生亦爾，
彼體漸增長。
譬如蟲蠕動，
乃至心了知。
生生悉如此，
妻子亦復然，
無處不周遍。
夢已忽生子，
尋又見其亡，
忽然從睡覺，
初生及後終。
城邑與園苑，
世間共受用，
馳驚而往來，
無量之境界；
一切皆非有。
夢見於女人，
服玩皆珍綺，
覺已悉皆無。
當知亦如是，
父母等宗姻，
體性皆非實。
何故不勤修？
獨覺及菩薩，
寂靜修禪處，

摩羅耶乳海，
摩醯因陀羅，
或止圓生樹，
處須彌半腹，
絆住劍摩羅，
或食瞻部果，
具足諸神通，
過去未來世，
結加住等引，
善攝諸根故，
如以鉤制象，
世間若出世，
佛定淨無垢，
遍愛無色定，
見彼日月形，
如空火眾色，
拂除如是相，
則見俱胝剎，
同時共舒手，
即入於佛地，
既得種種身，
力通及自在，
如是等功德，
分析於諸色，
自性無所有，
無分無分別，
同於幻所作，
此中無業果，
無能作世間。
能作待於作，
此言成過患。

頻陀婆利師，
雞羅雪山等，
或住嬌微那，
或憩如意樹，
於中而宴默，
及飲甘露味，
而常修此觀。
坐於蓮華臺，
如是常觀察。
不散一切境，
住定亦復然。
一切諸餘定，
貪愛皆遣除。
無想等禪中，
蓮花與深險，
邪定非究竟。
得淨無分別，
諸佛住等引，
以水灌其頂，
示現眾色形。
則具薩婆若，
正定陀羅尼，
莫不皆成就。
乃至觀極微，
譬如於兔角，
蘊有蘊亦然，
一切皆如是。
亦無作業人，
設有作能作，
何名能作人？
說作者清淨，

我者成諸境，
及有情世間，
諸趣各差別，
於事起諸根，
此等非由我，
展轉而變異，
如是生住滅，
定者常觀此，
無始來戲論，
種種之過咎，
諸根猶如幻，
能作所作業，
惡覺微劣者，
分別於能作，
或謂摩尼珠，
鳥獸色差別，
此等皆不同，
世間相差別，
非勝性微塵，
惡覺者妄計，
為業為非業，
如毒在於乳，
一切處分別，
是性亦不生，
惑者不能了，
世間唯積集，
汝等應勤修，
有情互來往，
在空無所依，
業性甚微隱，
修諸勝觀行，

地輪依水輪，
次第而安布。
彼此互往來，
而能取於境，
皆是於分別，
同於乳酪酥，
計業與非業。
如乾城與夢，
熏習於有情，
而生分別業。
境界同於夢，
定者能遠離。
迷惑生妄計，
一切諸世間。
金銀等眾礦，
刺端銛以利，
應知無作者。
皆從分別生，
無因自然等，
不知其體性。
如是起分別，
隨變與相應，
諸法亦如是。
是性亦不滅，
種種異分別。
定者乃能觀，
無思業非業。
如日月超迴，
隨風而運轉。
密嚴者能見，
不為甚所羈，

如火燎長焚，
智火焚業薪，
又如燈破闇，
諸業習暗冥，
牟尼智燈起，
須臾作灰燼，
當知亦如是。
一念盡無餘，
無始之熏聚，
剎那頓皆滅。」

大乘密嚴經辯觀行品第五

爾時金剛藏，
復告於大眾：
譬如空閑地，
匠人資土木，
諦觀諸物中，
亦如於眾指，
離指而推求，
軍師及車乘，
雲物須山川，
皆是假和合，
如是身舍宅，
蘊積猶崇山，
不生亦不滅，
如乾闥婆城，
復如熱時焰，
相自於妄現，
亦如盲與跛，
自性無能持，
分析至極微，
極微不可得，
瑜伽淨慧者，
便於色聲等，
一切意息已，
不愛於有情，
設有諸天仙，
菩薩摩訶薩，
「諸仁應諦聽，
欲造立宮室，
然後方得成，
二皆無舍宅。
和合以成拳，
拳體不可得。
城邑與園林，
瓶衣等諸相，
智者了如夢。
諸界所集成，
鼓危如朽屋，
非自亦非他，
如雲亦如影，
亦如觀繪事，
性淨離有無。
相假而得行，
凡愚身亦爾。
空名無實物，
諸法亦如是。
作是思惟時，
遠離於覺念，
泰然得解脫，
常樂於等持。
姝麗女人等，

而來供養者，
身雖住於此，
持明與梵天，
當生摩尼宮，
與諸明妃眾，
此之觀行法，
仁應速修習，
當生光明宮，
則斷貪欲分，
能詣大密嚴，
彼無死境界，
遠離於諸相，
為此微妙處，
是故修觀行，
既勝於貪恚，
勝定汝應修，
若執於境界，
猶如美女人，
多欲者見已，
迷惑生染覺，
行來及坐起，
彼女之容姿，
如此之惡慧，
溺在境淤泥，
或如諸世間，
於牛及山羊，
見彼有角故，
而於彪兔等，
若非見牛角，
世間亦復然，
後求體非實，

如觀夢無染。
外道不能見，
亦不覩其頂。
自在而遊戲，
離欲常歡娛。
薩埵之境界，
發於勇猛心，
利益於三有，
及離瞋恚癡，
寂靜殊勝處。
亦非識所行，
非分別所得，
瑜伽者相應，
希求於彼土。
無我亦無人，
勿生於三毒，
則有二覺生。
曼臉而縝髮，
愛著而思惟，
專想無餘念，
飲食與眠睡，
常現於心想。
皆由妄境生，
是故不應著。
邪慧妄分別，
設婆與麋鹿，
執之以為實，
便生無角解。
於兔寧執無？
妄見有所得，
便言法定無，

未捨分別來，	常生是邪覺。
仁應審觀察，	心行諸境界，
皆如妄所得，	角與無角等。
若諸修行者，	能作如是觀，
隨其所意樂，	或作轉輪王，
昇空而往還，	具有大威力；
或生日月殿，	及諸星宿宮，
四王忉利天，	焰摩及兜率，
化樂與他化，	摩尼寶殿中；
色界梵眾身，	并十梵天處，
無煩及無熱，	善見與善現，
阿迦尼吒宮，	自在而遊戲；
空識無所有，	非想非非想，
住彼漸除欲，	乃至諸佛刹，
常遊微妙定，	解脫之境界。
譬如因破瓶，	而乃成於瓦，
壞性剎那現，	於常見無常；
種子生於芽，	芽生種已壞。
又如彼陶匠，	以泥而作瓶，
泥若是奢摩，	瓶亦如其色；
或時彼匠者，	兼用雜色泥，
比至燒已成，	各隨其泥色。
從箭竹生葱，	從角生於蒜，
穢蠅與敗蜜，	各得生於蟲。
當知世間果，	似因不似因，
皆因變壞故，	乃得生於果，
眾塵成所作，	體性不變壞，
皆是世愚夫，	而生妄分別。
能作我內我，	勝我不可得，
亦無於意我，	亦無積集因，
及以親生因，	不從識緣有。

智者之境界，	善巧力所生，
拔除煩惱刺，	降魔并眷屬，
世間貪愛盡，	如蜜能消瘦。
諸仙由有貪，	流轉生諸趣，
多時所熏習，	譬如瞋恚蛇。
煩惱火燒然，	流轉險惡趣，
離貪即解脫，	常勤修觀行。」

大乘密嚴經趣入阿賴耶品第六

爾時金剛藏，	菩薩摩訶薩，
復告諸大眾：	「仁等應當知，
我昔蒙佛力，	加持得妙定，
明見俱胝剎，	修行世定者。
諸佛與佛子，	清淨所住處，
於中唯密嚴，	安樂最第一。
諸佛坐蓮花，	有如殊妙殿，
我等從定起，	一心以瞻仰，
自見住密嚴，	佛子眾圍繞。
復見解脫藏，	住在於宮中，
身量如指節，	色相甚明朗，
如空淨滿月，	如阿恒思花。
我即心自念：	『是誰難思事？』
即便見己身，	在於彼腹內，
亦於中普見，	一切諸世間。
蓮花藏佛子，	以佛神力故，
亦皆如是見，	咸歎不思議。
天中天作已，	即攝威神力，
大眾悉如故，	希有妙難思，
瑜祇種種色，	是佛之境界。
諸仁應當知，	佛昔為菩薩，
從彼歡喜地，	得至於離垢，
發光及焰慧，	難勝與現前，

遠行及不動，
獲得陀羅尼，
首楞嚴等定，
細性與輕性，
尊貴欲壽等，
如應而顯現，
名稱妙光明，
轉復得清淨，
化為佛菩薩，
自然遍一切，
速令諸眾生，
利樂諸趣已，
或有諸大士，
莊嚴吉祥相，
熾盛如火聚，
與諸觀行人，
三摩地自在，
或見於大樹，
現於百千億，
光明皎如月，
或見兜率天，
身如帝青色，
首飾摩尼冠，
光明普照耀，
或見於普賢，
得於一切智，
身相現光明，
住於滿月殿，
遍現眾色像，
無量諸天眾，
明仙及國王，

善慧法雲地，
生無盡句義，
及以意成身，
大性及意樂，
獲斯八自在，
遊戲於密嚴。
功德皆成就，
現成等正覺。
種種妙色像，
而轉妙法輪，
以智斷諸惑，
還住密嚴中。
見佛現身色，
光明自然發，
住於蓮花宮，
嬉遊安樂定，
處所最殊勝。
緊那羅王身，
種種之變化，
遍照諸國王。
無量諸佛子，
功德相莊嚴，
坐於殊勝殿，
一切智通達。
具有大威力，
四無礙辯才，
獨勝無倫匹，
密嚴之定海，
賢聖所稱歎。
及乾闥婆等，
眷屬眾圍繞。

或見最勝子，
寂靜而住禪，
遠離於沈怠，
勤苦而清羸，
六欲及梵天，
於中而現化，
神通調御者，
或見為導師，
出家修靜慮，
佛智不思議，
得自在無畏，
仁者應當知，
智慧最無比，
如釋迦已獲，
汝等咸當得，
信即為佛體，
或為彼天主，
乃至生梵宮，
轉生蓮花藏，
蓮花而化生，
由此降魔眾，
志意無怯弱，
紹繼於佛事，
若欲得作佛，
種姓既淨已，
瑜祇轉覺悟，
一切修行者，
譬如彼大地，
如於妙行者，
覺者亦如是，
得無分別心，

并諸觀行師，
儼如在睡眠，
順行諸佛教，
示同於外道。
有頂至贍部，
多種之光明，
赫奕而熾盛。
降胎并誕育，
乃至般涅槃。
一切皆圓滿，
人天等歸依。
諸佛之體性，
唯佛所能知。
人中勝師子，
生信勿懷疑，
必當得解脫。
及以諸粟散，
而作轉輪王，
在彼佛會中，
獲大精進力。
及欲熏習因，
證成一道法，
得王諸國土。
當淨佛性道，
諸佛即授記，
不久當成佛，
而為作依怙。
亦為眾所依，
能療一切病，
能除虛妄疾。
支解不傾動，

內外之境界，
能遠離於我，
無能害所害，
一切悉皆是，
皆依阿賴耶，
如珠合日光，
此火非珠出，
心意識亦爾，
能生於諸心，
此性非陽焰，
非同如是等，
非同龜鼃毛，
又如雷電合，
此火為從水，
竟無有定知，
如火為從水，
欲等諸心法，
和合無定性，
心境不思議，
有情之藏護，
如涅槃虛空，
遠離於三世，
如月有虧盈，
循環體是一，
愚夫所分別，
往來於四洲，
如是之藏識，
其體無增減，
愚夫妄分別，
計著有增減，
若有於此識，

了達皆唯識，
亦離於我所。
及以於害具，
意識之境界，
如是妄分別。
相感而生火，
亦非從日生。
根境意和合，
如海起波浪。
亦非於夢幻，
迷惑之所取，
及與於兔角。
震發而生火，
為從雷電生，
此火從生處。
造作於瓶等，
與心而共生，
當知亦如是。
密嚴者知見，
無始妙俱生，
擇滅無為性，
清淨常圓滿。
顯現諸國土，
其性無增減；
見月有增減，
而實無盈缺。
普現有情界，
圓潔常光明；
恒於賴耶識，
應知亦如是。
能正而了知，

即便得無漏，
如是差別法，
藏識亦如是，
熏習以相應，
猶如河中木，
而木與於流，
藏識亦如是，
而恒性清淨，
清淨與雜染，
聖者現法樂，
人天等諸趣，
如是染淨法，
由彼悟成佛，
一切諸眾生，
自在諸功德，
乃至險惡處，
賴耶恒住中，
悉是諸有情，
以諸業習氣，
亦復而增長，
由是之愚夫，
能作所依我，
意識在身中，
業風所吹動，
常與七識俱，
微塵與勝性，
悉是淨賴耶，
賴耶由業力，
成就諸世間，
愚夫恒不了，
此識之體相，

轉依位差別，
得者甚為難。
與七識俱轉，
體性而無染。
隨水以漂流，
體相各差別。
諸識習氣俱，
不為其所業。
皆依阿賴耶，
等引之境界，
一切佛刹土，
如來藏為因，
為諸乘種性。
有具於威力，
殊勝諸吉祥，
上中下差別，
遍為作依止。
無始時來果，
而能自增長，
所餘之七識。
執以為內我，
輪迴於生死。
迅疾如風轉，
遍住於諸根，
流轉如波浪。
自在及時方，
於中妄分別。
及愛以為因，
種種之品類；
執之為作者。
微細甚難知，

未見於真實，
常於根境意，
金剛藏復言：
如是賴耶體，
眾身之所依，
具足三十二，
遍於三界中，
猶如淨空月，
藏識與諸識，
亦如欲天主，
顯於寶宮殿，
如江海諸神，
藏識處於世，
如龍依水天，
如樹王依地，
如日在宮殿，
諸天皆敬禮，
十種諸地中，
在於菩薩身，
遍利與安樂，
地地皆清淨，
在於菩薩身，
佛與諸菩薩，
佛及最勝子，
廣大阿賴耶，
即此賴耶體，
由最勝瑜伽，
諸佛與緣覺，
證理無畏人，
種種諸識境，
瓶衣等眾物，

心迷不能覺，
而生於愛著。」
「無畏諸佛子！
云何不見聞，
性淨恒無染，
佛相及輪王，
而現種種色。
眾星所環繞，
住身亦如是。
天女眾圍繞，
藏識亦如是。
水中而自在，
當知亦如是。
如百川歸海，
現心亦如是。
旋繞妙高山，
佛地心亦爾。
修行一切行，
顯現於大海，
如來常稱讚，
故號為佛子。
是即名菩薩，
皆是賴耶名。
已授當授記，
當成等正覺。
密嚴者能見，
妙定相應故。
聲聞及外道，
所觀皆此識。
皆從心所變，
如是性皆無，

悉依阿賴耶，
謂以諸熏習，
體非如幻化，
非生非不生，
有無皆無性，
智者觀幻事，
未曾有一物，
有情所分別，
陽焰毛輪相，
離一亦無二，
此皆識變異，
諸性無所得，
世間有迷惑，
妄說有能幻，
動搖及往來，
如鐵因磁石，
藏識亦如是，
一切諸世間，
如日摩尼寶，
此識遍諸處，
不死亦不生，
如夢見生死，
佛子若轉依，
此即是諸佛，
審量一切法，
照曜如明燈，
正道之標相，
修習勝定者，
令離諸雜染，
所見皆迷惑，
妄生能所取。
非陽焰毛輪，
空性空遠離，
長短等亦然。
此皆唯幻術，
與幻而同起。
如幻而可見，
二俱不可得，
無過世當世。
無幻無幻名，
是幻幻所作。
其心不自在，
幻成種種物，
雖見皆非實，
所向而轉移。
隨於分別種，
無處不周遍。
無思及分別，
見之謂流轉。
本非流轉法，
覺悟即解脫。
即名解脫者，
最勝之教理。
如稱如明鏡，
試驗如金石，
遠離於斷滅。
皆由清淨因，
轉依而顯現。」

大乘密嚴經卷中

大乘密嚴經卷下

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試鴻臚卿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賜紫贈司空諡大
鑒正號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 詔譯

我識境界品第七

爾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遍觀十方，從髻珠中出大光明，照諸世界及他化自在天宮，并密嚴中諸佛子眾。放斯光已，即告一切佛法如實見菩薩言：「仁主！雪山之中有一惡獸名為能害，百千變詐以取諸獸，應可食者殺而食之；若見壯獸名能之者，即須便為呼子之聲害而食之；若時或見有角之獸，便現有角與其相似而往親附，無令所畏殺而食之；見牛羊等種種諸獸，悉同彼形而肆其害。仁主！如彼能害現種種形以殺諸獸，一切外道亦復如是，於阿賴耶所生我見執著我相，猶如惡獸變種種形，亦如彼彼自類計我各各差別，乃至極小猶如微塵。

「仁主！是諸我執依何而住？不住於餘，但自住識。計我之人言：『我與意根境和合而有識生，本無有我。』如花與衣合即有香氣，若未和合衣即無香。是故當知但唯有識心及心法，若離於識心心所法則無有我。如器中菓、如燈照瓶、如伊尸迦文闍之草而可得者，但以因緣心心法生。此中無我亦無有生，微妙一相本來寂靜。此是覺悟勝觀行者自證境界。如彼惡獸多所傷殺，然諸外道亦復如是，養育增長世間惡見，無知法智而強分別執有執無、若一若多、我我所論。所以者何？由不覺悟唯識性故。思渴邪慧往來馳騖生死輪轉，遠離諸佛菩薩善友，違背解脫動搖正慧，不能修治八支聖道，於彼三乘乃至一乘都無所證。由起執著不見聖諦，於密嚴名號尚不得聞，何況其土而能得入？

「仁主！諸深定者咸於此識淨除我見。汝及諸菩薩摩訶薩亦應如是，既自勤修復為人說，令其速入密嚴佛土。」

大乘密嚴經阿賴耶即密嚴品第八

爾時金剛藏，	為明此藏識，
即密嚴之義，	告如實見言：

「如磁石吸鐵，
如蘊車性定，
草本土竹等，
和合而可見，
起屍磁石鐵，
一切皆亦然，
時寶手菩薩，
「王今應請問，
一切諸世間，
無覺離於覺，
相應不相應，
彼世間所有，
此會諸佛子，
眾色最勝王，
「名相等境界，
為唯是分別？
如其所立名，
金剛藏聞已，
「一切唯有名，
從能詮異故，
四蘊唯名字，
如名摩納婆，
諸佛及佛子，
離相而有名，
是故依諸相，
如匿兔未勿，
於相無所有，
世間亦如是，
瓶衣車乘等，
名相雖可說，
世間眾色法，
常能自轉動；
轉動由習氣；
及繩以成舍，
身蘊亦如是。
轉動如有情，
如是蘊無我。」
白眾色王言：
金剛藏定者，
所有於眾汝，
遠離諸言詮，
二種之名字，
自性云何住？
專心咸願聞。」
即隨義而問：
一切世間法，
為離分別有？
是名依何住？」
即告色王言：
亦唯想安立，
所詮不可得。
是故說為名，
但名無有體。
說名唯在相，
不可得分別。
分別有諸名，
假名不可得。
愚夫妄分別，
離相無有名。
名言所分別，
體性無所有。
但相無有餘，

唯依相立名，
王應觀世法，
但以分別心，
若離於分別，
無生即轉依，
是故大王等，
但是分別心，
形相體增長，
如是等眾名，
想名及分別，
隨於世俗儀，
若捨離名字，
過去及未來，
但諸識轉變，
所知唯是名，
以名分別法，
諸法性如是，
以法唯名故，
相無名亦無，
若得無分別，
如木火燒已，
譬如人負擔，
隨其擔有殊，
名如所擔物，
以名種種故，
如見杌為人，
人杌二分別，
諸大和合中，
若離於諸大，
如德依瓶處，
捨者而取瓶，

是名無實事。
離名無所有，
而生於取著。
取著即不生，
證於無盡法。
常應觀想事，
離此即無有。
散壞資與身，
皆唯色之想。
體性本無異，
建立名不同。
而求於物體，
此皆不可得。
無有所知法，
世間悉如是。
法不稱於名，
不住於分別。
相即無有體，
何處有分別？
身心恒寂靜，
畢竟不復生。
是人名負者，
擔者相差別。
分別名擔者，
分別各不同。
見人以為杌，
但有於名字。
分別以為色，
體終不可得。
瓶依名亦然，
瓶終不可得。

瓶不住瓶體，
二合分別生，
住於如是定，
譬如金石等，
與火共和合，
藏識亦如是，
諸識共相應，
如鐵因磁石，
二俱無有思，
賴耶與七識，
習氣繩所牽，
遍滿有情身，
如鐵與磁石，
或離於險趣，
神通自在力，
乃至陀羅尼，
讚佛實功德，
或現無量身，
肩頭口及舌，
往詣十方國，
雨花及衣服，
種種寶莊嚴，
供養薩婆若，
或作寶宮殿，
化現諸天女，
妓樂眾妙音，
或與佛菩薩，
一切諸魔怨，
得自覺聖智，
已轉於所依，
五法三自性，

名豈住於名，
名量亦非有，
其心不動搖。
本來無水相，
若水而流動。
體非流轉法，
與法同流轉。
周迴而轉移，
狀若有思覺。
當知亦復然，
無人而若有，
周流於險趣，
展轉不相知。
而得住於地，
如幻首楞嚴，
莫不皆成滿，
以之為供養。
一身無量手，
展轉皆無量，
供養諸如來，
頭冠與瓔珞，
積如須彌等，
佛及諸佛子。
如雲備眾彩，
遊處於其中，
供養於諸佛。
遊止常共俱，
自在而降伏，
正定以莊嚴。
即見法無我，
及與八種識，

能成就諸明，
或現身廣大，
種種諸色身，
或身納諸剎，
大海為牛跡，
其中諸有情，
平等施資用，
如水與火風，
普能作饒益，
諸法不生滅，
不一亦不異，
妄立種種名，
諸法猶如幻，
陽焰水中月，
此中妄所取，
由彼彼名詮，
於彼不可得，
一切世間法，
若離於能詮，
如是遍計性，
眼色等為緣，
聲依桴鼓發，
宮殿與瓶衣，
有情及諸法，
若法是無漏，
自覺聖智境，
諸法相差別，
若離自性門，
如眾物和合，
眾色雖不同，
世事悉如是，

住定常供養。
或現如微塵，
供養於諸佛。
剎入芥子中，
牛跡或為海，
無有所逼惱。
如地及日月，
如寶洲妙藥，
長養諸有情。
不斷亦不常，
不來亦不去，
是為遍計性。
如夢與乾城，
火輪雲雷等，
是為遍計性。
以名彼彼法，
是為遍計性。
不離於名色，
所詮不可得，
我說為世間。
因三和合起，
芽從地種生，
無依眾緣起，
此悉依他性。
其義不可捨，
此性名具實。
已說其自性，
諸法不明了。
現作幻化形，
性皆無決定。
種種皆非實，

妄情之所執，
譬如摩尼寶，
世間亦復然，
體用無所在，
如乾闥婆城，
亦非無有因，
世間種種物，
日月等宮殿，
煙雲相擊觸，
無共無自性，
但是所分別，
諸物非因生，
若有若非有，
名依於相起，
正智及如如，
心如相顯現，
意與五心生，
習氣無有始，
心因習氣生，
依止賴耶識，
心如境界現，
七識阿賴耶，
如是八種識，
一切諸世間，
有計諸眾生，
發生種種識，
或有妄計言，
生於梵天等，
世間非作者，
但是阿賴耶，
藏識非緣作，
遍計無有餘。
隨色而像現，
但隨分別有，
是為遍計性。
非城而見似，
而能如是見，
應知亦復然。
諸山及寶山，
未嘗有雜亂，
體性皆非有，
遍計之自性。
亦非無有因，
此皆情所執。
二從分別生，
遠離於分別，
相為意所依，
猶如海波浪，
境界亦復然，
境令心惑亂。
一切諸種子，
是說為世間，
展轉互相生，
不常亦不斷，
似有而安布。
我等三和合，
了別於諸境。
作者業因故，
內外諸世間。
業及微塵作，
變現似於境。
藏亦不非緣，

諸識雖流轉，
賴耶體常住，
如輪與水精，
從此生習氣，
復增長餘載，
如是生死轉，
譬如火燒木，
此木既已燒，
依止賴耶識，
漸除諸有漏，
此是現法樂，
眾聖由是生，
譬如微妙金，
智者巧陶鍊，
藏識亦如是，
三摩地淨除，
如酪未攢搖，
是故諸智者，
藏識亦復然，
密嚴諸定者，
密嚴是大明，
佛子勤修習，
色及無色界，
於彼常勤修，
此中諸佛子，
修行得正定，
諸佛與灌頂，
如來所證法，
雖處密嚴場，
隨彼愛樂法，
是時金剛藏，

無有三和合。
眾識與之俱，
亦如星共月，
新新自增長，
餘識亦復然，
悟者心無轉。
漸次而轉移，
復更燒餘木，
無漏心亦然。
永息輪迴法，
成就三摩地，
從剎至於剎。
在礦不能見，
其金乃明顯。
習氣之所纏，
覺者常明見。
酥終不可得，
攢酪而得酥。
諸識所纏覆，
勤觀乃能得。
妙智之殊稱，
生於此剎中，
空識非非想，
而來生是處。
威光猶日月，
演說相應道，
咸皆授其位，
隨見而轉依。
應物而變化，
住空而演說。」
復告大眾言：

「賴耶無始來，
諸業所繫縛，
亦如於大海，
恒生亦恒滅，
由不悟自心，
若了於自心，
通達於無漏，
藏識變眾境，
意執我我所，
諸識類差別，
積集業為心，
了別名為識，
如翳見毛輪，
於似色心中，
譬如摩尼珠，
隨其所應現，
阿賴耶亦爾，
和合於習氣，
與無漏相應，
譬如乳變異，
藏識亦如是，
如翳見毛輪，
以惡習氣翳，
於諸非色處，
猶如於陽焰，
習賴耶所現，
而生似色識，
飄動猶熱焰，
與色習相應，
愚夫妄分別，
坐臥及狂走，
為戲論薰習，
輪轉無有窮；
因風起波浪，
不斷亦不常，
隨識境界現。
如火焚薪盡，
則名為聖人。
彌綸於世間，
思量恒流轉。
各各了自境，
遍積集名意，
五識取現境。
隨見而迷惑，
非色計於色。
日月光所照，
各雨自類物。
如來清淨藏，
變現周世間，
雨諸功德法。
成酪至酪漿，
變似於眾色。
有情亦復爾，
住藏識眼中，
此所見諸色，
遠離於有無。
仁者依眼色，
如幻住眼中，
色皆是藏識，
變似體非有。
諸惛醉放逸，
頓起諸事業，

皆是賴耶識。猶如盛赫日，
舒光照於地，蒸氣如水流，
渴獸望之走。賴耶亦復爾，
體性實非色，而似於色現。
惡覺妄生者，如磁石吸鐵，
迅速而轉移，雖無於情識，
似情識而動。如是賴耶識，
為生死所攝，往來於諸趣，
非我而似我。如海中漂物，
無思隨水流，賴耶無分別，
依身而運動。

「譬如二象鬪，被傷者永退，
賴耶亦如是，斷染無流轉。
譬如淨蓮華，離泥而皎潔，
人天皆受用，莫不咸珍敬。
如是賴耶識，出於習氣泥，
轉依得清淨，佛菩薩所重。
譬如殊勝寶，野人所輕賤，
若用飾冕旒，則為王頂戴。
如是賴耶識，是清淨佛性，
凡位恒雜染，佛果常寶持。
如美玉在水，苔衣所纏覆，
賴耶處生死，習氣縈不現。
於此賴耶識，有二取相生，
如蛇有二頭，隨樂而同往。
賴耶亦如是，與諸色相具，
一切諸世間，取之以為色。
惡覺者迷惑，計為我我所，
若有若非有，自在作世間。
賴耶雖變現，體性恒甚深，
於諸無知人，悉不能覺了。

譬如於幻師，
或行而或走，
賴耶亦如是，
一切諸有情，
凡愚不能了，
起微塵勝性，
及與於梵天，
分別皆是意，
此之分別見，
譬如畫中質，
及以雲中物，
女人窺鏡容，
如帝弓谷響，
熱時陽焰水，
如是諸計度，
觀察是等時，
即達世間相，
是諸分別見，
賴耶是意等，
常為於分別，
若離於分別，
常恒而不變，
若於阿賴耶，
則生無漏法，
及以四無畏，
自在與神通，
起十究竟願，
永轉於所依，
體同虛空性，
如來悉明見，
有情復不生，
幻作種種獸，
似有情非實。
幻作於世間，
體性無真實。
妄生於取著，
有無異分別，
丈夫等諸見。
分別於世間，
本來無有實。
亦如虹霓像，
翳眼見毛輪，
如夢觀眾色，
樹影與乾城，
池中明月像，
於賴耶妄取。
諦了唯藏識，
所依一切法，
即皆而轉滅。
諸法習氣依，
心之所擾濁。
即成無漏道，
猶若於虛空。
獲得三摩地，
如意定解脫，
十力并善巧，
如是諸功德，
意成微妙身，
識界常安住，
不壞亦不盡。
世間無增減，
涅槃者非滅，

此刹及餘刹，
諸佛出於世，
法性本常住，
又若解脫者，
即壞於如來，
三世諸佛境，
又若般涅槃，
是誰離於苦，
降魔伏邪見？
是故應當知，
若證於解脫，
永離於取蘊，
譬如以熱鐵，
熱勢雖已除，
諸仁應當知，
常為於戲論，
五法三自性，
所有於境界，
於無義處中，
若悟則皆空，
住密嚴如月，
應知賴耶識，
末那為先導，
色等一切境，
與根境和合，
自境之所取，
藏識與壽煖，
末那依此識，
所餘五種識，
心意及諸識，
為業習繫縛，

同於一法性。
或不出於世，
不常亦不斷。
而有情界滅，
一切之智性，
不得於平等。
有情界滅者，
得有餘無餘，
皆應是妄說。
諸勝觀行者，
其身則常住，
滅除諸習氣。
投之於冷水，
其鐵體無壞。
阿賴耶如海，
龐重風所擊，
諸識浪相續，
其相而飄動，
似義實無體。
轉依恒無盡，
影現於十方。
行於蘊稠林，
意識能決了，
及以五識身，
了於現境界。
皆是阿賴耶，
及觸和合性。
識復住於意，
亦住於自根。
而安住於蘊，
流轉無有窮。

如是所有業，
既以業受身，
捨於此身已，
前後以依因，
心及諸心所，
更展轉積集，
壽煖及與識，
身則無覺知，
藏識是為心，
能取諸境界，
採集業為心，
意識能遍了，
心能持於身，
意識能遍了，
藏識以為因，
意意識所緣，
五識復更待，
同時自根事，
是身如起屍，
隨行因緣轉，
為受之所牽，
意等諸轉識，
五識復更依，
如是一切時，
賴耶為於愛，
既自增長已，
展轉不斷絕，
以有諸識故，
於是諸趣中，
識與世間法，
譬如河水流，
皆由於貪愛，
復以身造業。
更受於餘身，
徐行如水蛭。
相續生諸趣，
住諸蘊稠林。
若捨離於身，
猶如於木石。
執我名為意，
以是說為識，
意為遍採集，
五識現分別。
末那著諸趣，
五識緣自境，
從是生餘識。
無間而流轉，
增上緣而生，
是為增上故。
亦如熱時焰，
非妄亦非實，
性空無有我。
與心而共生，
意識而因起，
大地而俱轉。
所熏而增長，
復增於餘識，
猶如於井輪。
眾趣而生起，
識復得增長，
更互以為因。
前後而不斷，

亦如芽與種，
各各相差別，
行識亦如是，
而復更和合，
如是而流轉，
內外一切法，
愚不了唯心，
時眾色王等，
而作如是言：
善入於密嚴，
佛及諸佛子，
無比甚奇特，
金剛藏無畏，
尊處摩尼宮，
最勝子圍繞，
願為諸佛子，
此是月幢佛，
彼眾當來此，
此月幢如來，
於欲界宮殿，
與佛子圍繞，
所說勝理趣，
彼諸瑜伽者，
得自覺聖智，
怖於尼夜摩，
不住於實際，
而皆各念言：
觀行之上首？
此眾咸一心，
「何者是於定？
復於何所定？
相續而轉生，
分明而顯現。
既三和合已，
差別相而生，
常無有斷絕。
皆因此而起，
汝等勤觀察。」
復向金剛藏，
「金剛藏無畏，
能演一切法，
正定而思惟，
顯明於法相，
垂見為宣說。
居師子勝座，
往於密嚴定，
說瑜伽勝法。
為眾所開演，
願說而無倦。」
亦現多神變，
及於色界中，
諸天皆侍衛，
密嚴無畏法。
聞說如是已，
內證之境界，
及正位之樂，
定中互觀察，
「誰已證實相，
願得見斯人。」
復更重思惟：
云何為非定？
又復以何法，

為定所待緣？
復於何所定？」
見密嚴土中，
菩薩眾之王，
具三十二相，
而作於嚴飾。
悉皆從定起，
從無量佛土，
同共以一心，
大力瑜伽尊。
彼諸佛子等，
以三摩地力，
清淨最勝子，
首戴於寶冠，
及以隨形好，
彼諸佛子等，
挂微妙寶瓔，
而來於此會，
瞻仰金剛藏，
彼等皆思惟，
得法樂而請。

金剛藏見已，
發於和雅音，
「汝等諸佛子，
瑜祇定境界，
非分別所知，
遠離欲不善，
有尋伺喜樂，
如是漸次第，
著我諸外道，
聲聞辟支佛，
各知於世間，
蘊處如空聚，
無思無動作，
如機關起屍，
外道修是定，
此人迷法相，
若修佛妙定，
即發勝福聚，
一切皆唯心，
無界亦無蘊，
周顧於四方，
微笑而告曰：
一心咸諦聽，
甚深不思議，
定及緣亦爾。
及以諸散動，
寂靜入初禪，
四八至於十。
常修習此定，
亦復皆如是。
諸法之自相，
一切皆無我。
但三和合生，
本無能作者。
起於空性見，
壞於一切法。
善知蘊無我，
滅除諸惡見。
無能相所相，
一切皆無相，

分析至微塵，	此皆無所住。
愚夫妄分別，	彼地水等性，
不知其性者，	取於如是相，
妙色及惡色，	似色餘亦然。
如空中虹霓，	雲霞等眾彩，
思惟如骨瑣，	遍滿於世間。
及遍處想觀，	觀於諸大等，
身有色無色，	定者常諦思。
若於緣一心，	即緣說清淨，
如其所分別，	即彼成所緣，
非定非定者，	妄計以為定。
定者在定中，	了世皆藏識，
法及諸法相，	一切皆除遣。
獲於勝定者，	善說於諸定，
破諸修定人，	妄智所知法。
若人生劣慧，	取法及於我，
自謂誠諦言，	善巧說諸法，
計著諸法相，	自壞亦壞他，
無能相所相，	妄生差別見，
甜味能除熱，	苦酸鹹上淡，
辛味除於冷，	鹹能已風疾，
黃痰變異故，	共生於瘡病，
或時但因風，	或因三和合。
疾既有差別，	古仙設眾方，
石蜜等六分，	沙糖及諸味，
能除有情身，	種種諸瘡病。
若法有自性，	及以諸相者，
藥無除病能，	病者不應差。
云何世咸見，	服藥病消除？
定者了世間，	但是賴耶識，
變異而相續，	譬如眾幻獸。

無能相所相，
亦無支分德，
世間無能作，
無塵積世間，
無初最微細，
乃至三指量，
求那各差別，
非勝性作世，
亦非愛樂性，
亦非無有因，
由斯業習氣，
依心及眼根，
意及於意識，
普現於世間，
若能入唯識，
若說於空性，
瓶等本無境，
非瓶似瓶現，
世間所有色，
變異而可見，
有情身所有，
頓生或漸次，
習氣濁於心，
此性非是有，
如人以諸物，
物體若是空，
我如妙高山，
憍慢而著空，
自處為相應，
若演於非處，
一切諸有情，

無蘊及蘊者，
及以有支分。
亦無有所作，
無方處往者。
漸次如一指，
寶物轉和合，
如是義皆無。
亦非時能生，
及三法所作。
自然而得有，
擾濁於內心。
種種妄分別，
有情阿賴耶，
如幻師造物。
是則證轉依，
則知相唯識。
體相皆心作，
是故說為空。
諸天等宮殿，
皆是阿賴耶。
從頭至手足，
無非阿賴耶。
凡愚不能了，
亦復非是空。
擊破於瓶等，
即無能所破。
此見未為礙，
此惡過於彼。
不應非處說，
甘露即為毒。
生於種種見，

欲令斷諸見，
聞空執為實，
此見不可除，
譬如火燒木，
見木若已燒，
諸見得滅時，
普燒煩惱薪，
牟尼由此智，
不見以兔角，
曾無石女兒，
未聞欲鬪戰，
何有石女兒，
一切法空性，
始於胎藏時，
離空無有滅，
如月與光明，
諸法亦如是，
展轉無差別，
是身如死屍，
貪愛繩繫縛，
說微妙空理，
其有智慧人，
譬如工幻師，
草木等眾數，
依於根及愛，
發生於明識，
是識無來處，
諸識性皆爾，
如毛輪兔角，
本來無有體，
師子虎熊羆，

是故說空理。
不能斷諸見，
如病翳所捨。
木盡火不留，
空火亦應滅。
生於智慧火，
一切皆清淨。
密嚴而解脫，
觸壞於大山，
執箭射於物，
而求兔角弓，
能造於宮室？
與法常同體。
色生便壞滅，
離色無有空，
始終恒不異。
空性與之一，
所為皆得成。
本來無自性，
境界所牽動。
為淨於諸見，
應當一心學。
以諸呪術力，
隨意之所作。
色明與作意，
無實如幻焰。
亦不去餘方，
有無不變著。
及以石女兒，
妄立於名字。
馬驢駝駝類，

鼃龜與瑇瑁，
何故不分別，
最勝談論人，
為慧者顯示，
外道眾迷惑，
彼無超度智，
但隨他語轉，
若妄起分別，
定者獲等至，
譬如天宮殿，
環繞妙高山，
七識亦如是，
習氣之所持，
譬如依大地，
一切諸有情，
如是賴耶識，
譬如孔雀鳥，
雄雌相愛樂，
如是阿賴耶，
展轉相依住，
譬如百川注，
眾流無斷絕，
如是賴耶識，
諸識之習氣，
如地有眾寶，
諸有情受用，
如是賴耶識，
增長於生死，
善修清淨行，
入於佛地中，
正住於實際，

彼等皆無角，
唯言兔角無？
云何不成立，
但彼妄分別。
如瘖及聾瞽，
亦無內證法，
何用分別為？
不生於密嚴，
及能生此國。
日月及眾星，
皆由風力轉；
依於阿賴耶，
處處恒流轉。
能生卉木類，
乃至眾珍寶；
眾識之所依。
毛羽多光色，
鼓舞共歡遊；
種子及諸法，
定者能觀見。
日夜歸大海，
海亦不分別；
甚深無涯底，
日夜常歸往。
種種色相殊，
隨福而招感；
與諸分別俱，
轉依成正覺，
出過於十地，
十力皆圓滿，
常恒不壞滅，

現種種變化，
如春眾花色，
執持識亦然，
如是諸佛子，
於義不善知，
非法離間語，
諸法別異住，
譬如工幻師，
亦現種種花，
如是佛菩薩，
世間別異住，
說種種教門，
決定真實法，
六界與十八，
意繩之所牽，
八識諸界處，
從於意繩轉，
此流轉丈夫，
是一切身者，
六界與丈夫，
十八界意行，
爾時金剛藏，
說於諸界處，
他化清淨宮，
諸無畏佛子，
他方佛菩薩，
悉皆共同聲，
復有諸菩薩，
皆從本座起，
遞共相瞻顧，
如地無分別。
人鳥皆欣翫；
定者多迷取。
無慧離真實，
妄言生決定，
誑惑於有情，
而別起言說。
善用於呪術，
花果實無有。
善巧智方便，
別異而變現，
誘誨無窮已，
密嚴中顯現。
十二處丈夫，
有情以流轉。
共起而和合，
前身復後身。
隨世因示現，
續生無斷絕。
及以十二處，
說為自在者。」
菩薩摩訶薩，
丈夫之義已，
摩尼寶藏殿，
悉皆稽首禮。
來居此會者，
而讚言善哉。
諸天及天女，
合掌一心敬，
而作如是言：

「定中上首尊， 善為諸菩薩，
 說妙丈夫義， 遠離外道論。
 最勝子宣示， 六界淨丈夫，
 但是諸界合， 隨因以流轉。

「譬如眾飛鳥， 空中現其跡，
 又如離於木， 而火得熾然，
 空中見鳥跡， 離木而有火。
 我及諸世間， 未曾覩是事，
 鳥飛以羽翰， 空中無有跡。
 仁者說丈夫， 與鳥跡相似，
 云何於諸有， 得有輪迴義，
 而說界丈夫， 常流轉生死，
 受諸苦樂果， 所作業無失？
 如農夫作業， 功必不唐捐，
 此果成熟已， 能生於後果。
 身者於身中， 而修於善行，
 前生後生處， 恒受人天樂。
 或常修福德， 資糧為佛因，
 解脫及諸度， 成於無上覺，
 生天自在果， 觀行見真我。
 若離趣丈夫， 一切悉無有。
 於業業果報， 所作無虛棄，
 下從阿鼻獄， 上至於諸天，
 謂有趣丈夫， 流轉於生死。
 內外諸世間， 種現牙生果，
 此法似於彼， 彼從於此生。
 若離趣丈夫， 得有輪迴者，
 如言石女子， 威儀而進退，
 兔角有銛利， 從沙而出油。」
 會中諸菩薩， 諸天及天女，

說如是語已，
即金剛藏尊，
供養事畢已，
「法眼具無缺，
能摧諸異論，
既降伏他已，
是故大勇猛，
我等咸願聞，
爾時金剛藏，
聞諸天殷請，
「汝等諸天人，
此法深難思，
瑜伽清淨理，
我現於密嚴，
密嚴甚微妙，
爾時金剛藏，
復告於大樹，
「大樹緊那王！
云何諸法性？
如是見相應，
如飯一粒熟，
諸法亦復然，
譬如攢酪者，
如是諸法性，
法性非是有，
藏識之所變，
大樹緊那王，
「云何心量中，
云何生諸界，
爾時金剛藏，
聞其所說已，

供養應供者，
及諸菩薩眾。
同作如是言：
因喻皆莊嚴，
外道諸宗過。
顯示於自宗，
宜為速開演。
大慧者應說。」
菩薩摩訶薩，
即時而告言：
一心應諦聽，
分別不能及。
因喻所開敷，
今為汝宣說，
定者殊勝處。」
說如是語已，
緊那羅王言：
汝應當觀察，
性空無所有。
於定不迷惑，
餘粒即可知，
知一即知彼。
嘗之以指端，
可以一觀察。
亦復非是空，
藏以空為相。」
即時而問曰：
而有界丈夫？
堅濕及煖動？」
菩薩摩訶薩，
而告如是言：

「善哉大樹王！ 願令修定者， 我今為汝說， 汝昔自他化， 鼓樂從空來， 如是諸天侶， 撫奏妙寶琴， 聲聞在會者， 『我樂見樹王， 及所乘宮殿， 汝奏琉璃琴， 迦葉聲聞等， 由妙音和樂， 時天冠菩薩， 『汝等離欲人， 是時大迦葉， 『佛子有大力， 聲聞無定智， 雖離惑分別， 分證於實際， 若捨諸龜重， 汝於微細境， 帝釋世間明， 及緊那羅論， 善於諸地相， 端居寶殿中， 光明淨嚴好， 觀行得自在， 問我界丈夫， 汝及諸佛子， 如其諸界內，	能發甚深問， 得詣於真實， 琴師應諦聽。 與諸眷屬俱， 乘於寶宮殿。 而同詣佛會， 其聲甚和雅。 各遞相謂言： 緊那眾遊戲， 妙寶以莊嚴。』 眾心皆悅動， 不覺起而舞， 不能持本心。 告迦葉等言： 云何而舞戲？』 白彼天冠士： 譬如毘嵐風， 如黑山搖動， 尚染習氣泥， 未斷於諸習， 必當得菩提。』 巧慧具諸論， 於彼法通達， 如來清淨理， 明了而決定， 眷屬共圍繞， 猶如盛滿月， 處眾能問答。 云何從心起？ 咸應一心聽。 心名為丈夫，
--	---

諸界因此生，	是義我當說。
津潤生於水，	炎盛生於火，
動搖諸作業，	因斯起風界。
從於色分齊，	有虛空及地，
識與諸境界，	習氣能生身。
眼及諸色等，	相狀各不同，
此無門作門，	諸有恒相續。」
時摩尼寶藏，	自在之宮殿，
持進大菩薩，	與諸最勝子，
俱時從座起，	稽首而作禮，
各持妙供具，	供養金剛藏，
覆以寶羅網，	同聲而讚佛：
「聖者善安住，	菩薩法雲地，
悟入如來境，	應現實難量，
能為諸大士，	開示佛知見。」
時緊那羅王，	并諸嫫女等，
供養而讚歎：	「金剛藏無畏，
摩尼寶宮殿，	嚴淨勝道場，
為我等開演，	如來微妙法。」

爾時聖者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慈氏菩薩摩訶薩、得大勢菩薩摩訶薩、曼殊室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神通王菩薩摩訶薩、寶髻菩薩摩訶薩、天冠菩薩摩訶薩、總持王菩薩摩訶薩、一切義成就菩薩摩訶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及餘無量修勝定者，皆是佛子，威德自在，決定無畏，善能開示觀行之心，俱從座起，互相觀察，問金剛藏菩薩摩訶薩而說偈言：

「金剛自在尊，	能示於法眼，
諸佛所加護，	菩薩皆宗仰，
善達於地相，	巧能而建立。
佛子大力眾，	同心皆勸請，
定王願哀愍，	顯示於密嚴，
佛及佛子等，	甚深奇特事。

此法最清淨，
化佛諸菩薩，
自覺智所行，
微妙現法樂，
具眾三摩地，
諸自在解脫，
殊勝色清淨，
善逝不思議，
佛及諸菩薩，
乃至如毛端，
密嚴殊妙刹，
如是觀行者，
是皆何所因？
爾時金剛藏，
身如師子臆，
以隨好莊嚴，
觀察彼大會，
知眾堪聽聞，
我今演法眼，
金剛藏即發，
迦陵頻伽聲、
巧妙無龜獐、
廣略美暢聲、
高韻朗徹聲、
雄聲與直聲、
歌詠相應聲、
深遠和暢聲，
眾德以相應，
心無有厭倦，
悉能盡通達，
自然而普應，

遠離於言說，
昔所未開敷，
見真無漏界，
清淨最無比，
無量陀羅尼，
意成身十種，
照明於法界。
嚴刹亦如是，
身量如極微，
百分中之一，
諸土中最勝。
咸來生此中，
佛子願宣說。」
菩薩摩訶薩，
具三十二相，
將欲廣開示，
猶如師子王，
古先佛祕旨，
離於能所覺。
清淨梵音聲、
廣長舌相聲、
世間稱歎聲、
克諧鍾律聲、
乾馱羅中聲、
闍尸迦哀聲、
急聲及緩聲、
一切皆具足，
聞之而離著，
一切皆欣樂，
所有音聲相，
無作無功用。

金剛藏菩薩，
所有諸音聲，
從眉額及頂、
猶如於變化，
普為諸大眾，
勇猛金剛藏，
最勝子圍繞，
如鵝王在地，
大定金剛藏，
映蔽於一切，
猶如月在空，
如月與光明，
金剛藏威德，
爾時如實見，
修行中最勝，
即從座而起，
「奇哉大乘法，
一切佛國中，
無思離垢法，
希有甚微密，
非惡覺境界，
八種識差別，
五法二無我，
五種習所緣，
見此微妙法，
得於真性者，
如來性微妙，
密嚴諸剎勝，
尊者金剛藏！
所說淨法眼，
時無量菩薩，
口未曾言說，
但由本願力，
鼻端肩與膝，
自然出妙音，
開示於法眼。
住於自在宮，
清淨而嚴潔，
群鵝而翼從。
處於師子座，
所有修行人，
光映於列宿。
而無有差別，
與佛亦復然。
菩薩之大力，
住於瑜伽道，
觀察大眾言：
如來微妙境，
佛子應頂禮。
諸佛所觀察，
大乘清淨理，
轉依之妙道。
三自性不同，
各各而開示。
生諸妄分別，
清淨如真金。
則住佛種性，
離聲聞外道，
證者乃能往。
已得何等持？
是何等持境？」
復禮金剛藏：

「大智金剛尊，
住何三摩地，
此諸佛子等，
爾時金剛藏，
觀察於大會，
「此法不思議，
由慧之所持，
已見堪住者，
即時而告言：
我今為汝說，
我為諸佛子，
以得三摩地，
住於此定中，
亦見億塵剎，
那庾多塵億，
『善哉汝所說，
我等悉皆行，
於斯得自在，
十方一切佛，
當知最殊勝，
若有諸菩薩，
即住不思議，
證於自智境，
變化百千億，
自覺聖智境，
此法無諸相，
名從於相生，
此二生分別，
於斯善觀察，
名為遍計性，
遠離於名相，
願為我開演，
而能說是法？
一切皆樂聞。』
處自在宮殿，
自心而念言：
十力微妙境，
離當堪聽受。』
皆諸佛之子，
「汝等當諦聽，
轉依之妙道。
他化自在眾，
名大乘成德。
演清淨法眼，
所有諸善逝，
在前而讚歎：
此是瑜伽道，
如三摩地，
清淨成正覺。
皆從此定生，
非思量所及。』
得住此定中，
諸佛之境界，
見三摩地佛，
乃至如微塵，
諸佛所安立，
遠離於聲色。
相從因緣起，
諸法性如如，
是名為正智。
相是依他起，
是名第一義，

藏識住於身，
習氣如山積，
求那有二門，
五境現前轉，
猶如有我人，
藏識暴流水，
種種識浪生，
佛及諸佛子，
已得成如來，
分析於說蘊，
不知法無我，
菩薩所修行，
觀已即便捨，
若住於實際，
功業悉不成，
希有難思智，
如蓮出淤泥，
諸天聖人等，
如是佛菩薩，
成佛體清淨，
從初菩薩位，
或主乾闥婆，
了悟大乘法，
漸次而修行，
是故諸佛子，
所有雜染法，
恒於生死中，
此因勝無比，
非與於能作，
世尊說此識，
了達於清淨，

隨處而流轉，
深意之所纏。
意識同時起，
諸識身和合。
住在於身內，
境界風所飄。
相續恒無斷，
能知法無我，
復為人宣說。
見人無我性，
是說為聲聞。
善達二無我，
不住於實際；
便捨大悲心，
不得成正覺。
普利諸有情，
色相甚嚴潔，
見之生愛敬。
出於生死泥，
諸天所欣仰。
或作轉輪王，
阿修羅王等，
獲於如是身，
決定得成佛。
宜應一心學，
及與清淨法，
皆因賴耶轉。
證實者宣示，
自在等相似。
為除諸習氣，
賴耶不可得，

賴耶若可得，	清淨非是常。
如來清淨藏，	亦名無垢智，
常住無終始，	離四句言說。
佛說如來藏，	以為阿賴耶，
惡慧不能知，	藏即賴耶識。
如來清淨藏，	世間阿賴耶，
如金與指環，	展轉無差別。
譬如巧金師，	以淨好真金，
造作指嚴具，	欲以莊嚴指，
其相異眾物，	說名為指環。
現法樂聖人，	證自覺智境，
功德轉增勝，	自共無能說。
現法諸定者，	了達境唯心，
得於第七地，	悉皆而轉滅，
心識之所緣，	一切外境界，
見種種差別，	無境但唯心。
瓶衣等眾幻，	一切皆無有，
心變似彼現，	有能取所取。
譬如星月等，	依須彌運行，
諸識亦復然，	恒依賴耶轉。
賴耶即密嚴，	妙體本清淨，
無心亦無覺，	光潔如真金，
不可得分別，	性與分別離，
體實是圓成，	瑜伽者當見。
意識緣於境，	但縛於愚夫，
聖見悉清淨，	猶如陽焰等。」

爾時世尊說是經已，金剛藏等無量菩薩摩訶薩，及從他方來此會者微塵數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乘密嚴經卷下

结 行：

1. 补阙真言：南谟喝啰怛那，哆啰夜耶。佉啰佉啰。俱住俱住。摩
啰摩啰。虎啰，吽。贺贺，苏怛拏，吽。泼抹拏，娑婆诃。（三遍）

2. 七佛灭罪真言：离婆离婆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啰帝。
毗黎你帝。摩诃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诃。（三遍）

3. 三皈依

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

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当愿众生，统理大众，一切无碍。和南圣众。（一遍）

4. 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

愿以此功德 回向法界众生 愿诸众生：

罪障消除 福德增长 智慧增长 菩提心增长

愿三宝兴隆 正法久住 普愿众生 早成佛道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5. 礼佛（三拜/三问讯）（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